夷堅志

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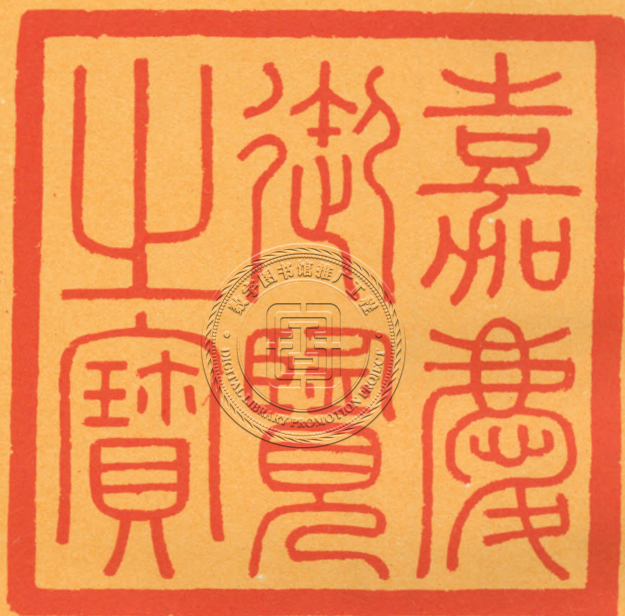
宛委別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慶御覽之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夷堅志

丁

江蘇古籍出版社











夷堅丁志序

凡甲丁四書爲千一百有五十事士慮三十萬言有觀而笑者曰詩書易春秋通不贏十萬言司馬氏史記上下數千載多纔八十萬言子不能玩心聖經啓瞷門户顧以三十年之久勞勤心口耳目瑣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曼澶支離連犿蘱醿聖人所不語楊子雲所不讀有是書不能爲益毫毛無是書於世何所欠旣已大可笑而又稽以爲驗非必

出於當世賢卿大夫蓋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
巫俚婦下隸走卒凡以異聞至亦欣欣然受之
不致詰人何用考信玆非益可笑與予亦笑曰
六經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
請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
奇乎長陵神君圯下黃石不荒恠乎書荆軻事
證侍醫夏無且書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
與前所謂寒人巫隸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
有如吾者子特此舌歸姑閟其笑他日戊志成

下闕

夷堅丁志目

卷第一

王浪仙　僧如勝
左都監　許提刑
夏氏骰子　治挑生法
挑氣法　南豐知縣
金陵邸

卷第二

鄒家犬　張敦夢醫

管樞密　小孤廟
富池廟　濟南王生
海塩道人　二鼈哦詩
張通判　孫士道
潮州孕婦　張注夢
劉道昌　李家遇仙丹
劉三娘　興國獄卒
卯氏丞禍　宣城死婦
白沙驛鬼　李元禮

卷第三十七事

武師亮　王通判僕妻
雲林山　孫光禄
江致平　嵩山竹林寺
陸仲舉　洛中怪獸
翁起子　胡大夫
窻櫺小婦　韶州東驛
海門鹽場　揚州醉人
海門主簿　南豐二王簿

謝花六

卷第四 十四事

孫五哥　司命府丞
劉士彦　蔣濟馬
皁衣髽婦　沅州秀才
德清樹妖　郭簽判女
鎮江酒庫　胡教授母
戴世榮　京西田中蛇
建昌井中魚　王立爊鴨

卷第五 十五事

三士問相　陳通判女
四眼狗　師逸來生債
張一償債　吳輝妻妾
句容人　荆山莊甕
貟家犬　威懷廟神
靈泉鬼魈　魚病豆瘡
石臼湖螭龍　陳才輔
張琴童

卷第六 十四事

和州毛人　王文卿相
奢侈報　陳元輿
高氏飢蟲　翁吉師
陳墓杉木　永寧莊牛
犬齧緑袍人　葉德孚
茅山道人　泉州楊客
僧化犬賦　張翁殺蠶

卷第七 十六事

戴樓門宅　林氏壻婢
王厚蘿蔔　天台玉蟾蜍
濟州逆馬　南京龜蛇
秉國大夫　朱勝私印
大渾王　張氏獄
湯史二相　荊山客邸
夏二娘　華陰小廳子
武昌州宅　大庾疑訟
卷第八 十四事

華陽洞門　雷擊王四
南豐雷媪　泥中人跡
宜黃人相船　頰瘤巨虱
胡道士　趙監廟
亂漢道人　和旨樓闕
吳僧伽　何丞相
鼎州汲婦　瑞雲雀
卷第九十一事
太原意娘　許道壽

滕明之　西池游
舒懋鰍鱓異　陳媳婦
河東鄭屠　張顏承節
龍澤陳永年　錢塘潮
陝西劉生　要二逆報
卷第十　十三事
鄧城巫　徐樓臺
符助教　水陽陸醫
秦楚才　建康頭陀

洞元先生　天門授事
大洪山跛虎　張臺卿詞
新建獄　潮州象
劉左武
卷第十一　十四事
田道人　餅中桃花
豐城孝婦　李衛公廟
天隨子　鄭僑雲梯
金雞渡　黃龍溪

蔡河秀才　桂林庫溝
王從事妻　沈仲墜崖
沈緯甫　霍將軍

卷第十二　十六事

龔丕顯　遜長老
王寓判玉堂闕　汀民呪詛獄
鄭安子孫　温大賣木
陳十四父子　西津亭詞
吉撝之妻　胡生妻

謝眼妖術　薛士隆
洞庭走沙　淮陰人
淮陰民女　李婦食醋

卷第十三 十五事

邢舜舉　高縣君
李遇與鬼鬬　潘秀才
周三郎　漢陽石榴
昭惠齋　孔勞蟲
梁統制　李氏虎首

張尚書兒　閻四老

萊克己　臨安民

雞頭人

卷第十四　十二事

武眞人　存心齋

明州老翁　千雞夢

武唐公　孔都

白崖神　慈感蚌珠

蔡郝妻妾　郭提刑妾

劉十九郎　雷震犬

卷第十五　十六事

譚李二醫闕　黃谷取膽闕
賈林惡夢闕　龜夢告方
田三姑　汪澄憑語
聶進食厭物　新廣祐王
詹小哥　晁端揆
水上婦人　張珪復生
張客奇遇　吳二孝感

杜默謁項王　龜鶴小石

卷第十六

胡飛英夢闕　蔡相骨字闕
鄭生夫婦　黃安道
吳民放鱓　仙舟上天
雷丹　酒蟲闕
牛舍利塔闕　雞子夢
浙西提舉　胡邦寧
祝鑰二刀　國子監夢

龍華三會闕　萊芮江舟闕
王眞道人　臨卭李生
吴氏迎婦
卷第十七
甘棠失目　瑠璃缾
袁仲誠　閻羅城
王稹不飲　淳安民
薛賀州　三鵶鎮
劉堯舉

卷第十八
路當可　饒廷直
史翁女　紫姑藍粥詩
劉狗麼　張珍奴
袁孝顯　賣詩秀才
齊安百詠　東坡雪堂
李茇遇仙　唐蕭氏女
卷第十九
留怗香囊　英華詩詞

黃州野人　史言命術
玉女喜神術　盱江丁僧
江南木客　鬼卒渡溪
龍門山　郴卒唐顛
復塘龍珠　建昌犀石
陳氏妻　謝生靈棋
許德和麥

卷第二十　十三事

郎巖妻　黃資深

蛇妖　二狗
紅葉入懷　楊氏竈神
姚師文　徐以清闕
朱承議　巴山蛇
興國道人　陳磨鏡
烏山媪　陳巫女
雪中鬼迹

凡二百九十二事

夷堅丁志卷第一　十二事

王浪仙

温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即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伺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值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爲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爲説大槩又

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
有得彼殊不以爲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進
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絶人矣有以墓域訟
者求决焉其卦遇賁曰爲墳欠土此不勝之兆
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
冢上有草當即日得直旣而盡然西游錢塘時
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輙寘
諸罰不少貸王書刺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
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

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當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輩相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眞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王生預席守曰王先生謂吾今日忝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

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既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
趍立廷下觀日影賀曰且至矣須史郵筒到發
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偕入京
王曰遠郡鄙人願一識都邑僥倖發身但家貧
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
兼程而北未爲晚守許之既行或問其故曰使
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
至國門乃别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僧如勝

永嘉僧如勝與鄉僧行脚至臨安憩道店見小兒鬻卦影者勝筮之兆云有玉在土中至九月十六日當出土兒曰吉卦也鄉僧得兆畫官人挽弓射一僧兩矢不中後一矢貫其足下有龍蟠兒不能曉僧自推之曰我必將以薦作長老至三乃効耳又龍者君象我且游京師庶或幸遇未幾鎮江太守具帖疏備禮延如勝住甘露寺正以九月十六日鄉僧亦喜謂且繼此得志數年無所成會杭卒陳通作亂僧避入南山嘗

出至山腰蔽樹視下賊黨數輩行陿中仰髙亂
射以搜伏兵連發三矢最後正中僧足別一僧
坐于傍曰隆上坐乃始驗卦中象無一不應去

左都監

修武郎左良紹興二十八年爲婺州兵馬都監
赴幕官王作德日休晚集歸家已夜兩人隨之
而入至中堂乃覺良怒曰汝何爲者敢至此執
其一痛棰之首有兩角屹然良知其陰吏也猶
不肯釋其一從後捽良罥仆坐遂冥冥長往將

曉乃甦言被追到冥府二使方白其拒抗之罪主者審姓名對曰婺州都監左良主者曰吾命逮左琅何關此人事即放還良行十餘步回顧則二使者已對縶於廡間矣明日同官來問良疾具說其故良嘗在張魏公府爲帳下氣幹甚偉自再生之後神觀索然蓋人與鬼鬬爲所傷云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度河河北提刑許亢坐弃洛口

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
卒十餘人間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
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鬨僧密
詣郡告云遭潰兵行劫實繁有徒郡守李定信
之即調兵授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并從卒送
獄亢至廷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
豈有曾爲監司所至不出謁而避匿者乎諭獄
吏研鞫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陽與好言
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刼之狀亢倉黃南來妻

妾淪落告敕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亢長子善占夢亢語之曰吾夢父子持繖行雨中已而大風起吹三繖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爲三之象也是夕孔目又來携酒殽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頃徙兩令郎它舍矣會罷各分囚之過夜半悉以鐵椎擊死定上奏自言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內繼死唯孔目獨存鄢陵人周西瑞琥嘗知南康軍

與定先後隔政其子𣪍聞之於孔目玄亢以武舉得官

夏氏骰子

夏𨈒字幾道衛州汲縣人崇寧大觀閒居太學甚久未成名家故貧至無一錢同舍生或相聚博戲則袖手旁觀時從勝者覔錙銖俗謂之乞頭是也一夕束帶焚香對局設拜曰𨈒聞博具有靈敢以身事敬卜今年或中選願於十擲內賜之渾化不然將束書歸耕無復進矣祝罷即

挼荻擲焉六子皆赤夏愕喜不敢自信又祝曰廑至誠齋心以平生爲禱恐適者偶然願更以告復再投之三釆皆同乃再拜謝神貺是歲果於莫儔牓登科後官至中大夫川陝宣撫司參議官其家藏所卜骰子奉之甚肅右一事周穀說

治桃生法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癤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桃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果然使搗川

升麻爲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瘇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鷄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瘵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觜翅悉肖似康許于州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其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匈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

上則胷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飲下欝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缾内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温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挑氣法

從事郎陳遹爲德慶府理官鞫一巫師獄巫善

挑氣其始與人有讎隙欲加害則中夜扣門呼之俟其在內應荅語言相聞乃以氣挑過是人腹肚漸脹日久腹皮薄如紙窺見心肺呼吸喘息病根牢結藥不可治獄未成而死江璆鳴玉作守以事涉誕怪不敢寘於典憲但杖脊配海南此妖術葢有數種或呪人使腹中生鼈者或削樹皮呪之俟樹復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以治法右二事陳適說

南豐知縣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季子二十歲未授室與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聞窗外窸窣有聲自牖窺之一婦人徘徊月明下方駭噩間已傍窗相揖驚問云汝何人竊至此曰我東鄰女也慕君讀書踰墻相從肯容我一聽乎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曉往夕來子神情日昏悴飲食頓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訊左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白而未敢父母知爲鬼所惑徙歸同榻寢即寂

然踰月顏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為人捽髻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為婢僕共牽挽而力不可制迤邐由書院東趍後園繞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大井邊欻仆地不醒家人共扶舁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徙室不復來今旦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戟手肆罵曰許時覓汝不得元來只在此便向前捽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内即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

二尺交拽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須翁坐小涼轎僕從三十輩自園角奔而至傳呼云不得不得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梃亂擊皆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婦低首斂衽無一言又曰元有大石鎮井上今何在僕曰宅内人輿將擣衣矣咄曰不合動著鞭婦人數十罵之曰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害況郎君自有前程耶逐入井命別扛巨石窒于上告我曰吾乃土地也來救郎君郎君性命幾爲

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復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豐宰

金陵邸

紹興初朝士赴調臨安過金陵投宿官舍從僕解擔散去獨坐堂上良久東邊房門自開一奴蓬首出青衫白袴瞠目視之舉手揞胷曰胷中有玉環問君知不知聲然復入士駭怖不能支幾欲墮地驚魄小定方攝衣正席西邊房門又開一婦人衫裙俱青抱嬰兒以出亦瞠目而視

指其兒曰官人殃殺我語訖遽入房士肝膽皆震欲走而足不能步欲呼而聲不能出移時僕自外至急徙於客邸迷罔者終日

夷堅志丁集一卷終

鄒家犬

筠州新昌縣民鄒氏豢犬極馴每主翁自外歸無問遠近必摇尾跳躍迎于前鄒生嘗負租繫獄踰旬得釋比還家日已晚犬喜異常時爪誤罥主衣衣爲之裂鄒以爲不祥語妻曰我恰出獄犬乃爾遼山寺方作屋吾欲犒匠可殺犬烹之副以麪五斗往妻如其言明日鄒詣寺命童負二合自隨至則僧待於門迎白曰勿啓合得

非以犬與麪來乎鄒愕然問所以僧曰擅越入
坐堂上玆事言之則不忍不言則負所託昨夜
夢檀越之父曰我以貪戀故不能超脫託生爲
本家犬故見吾兒歸必出迎適以其繹囚係而
還喜甚誤敗其衣兒遂與婦謀而殺我充饋雖
然就死亦幸捨畜身若得免刲臠之苦師恩厚
矣生時有銀若干密埋于竈外恐爲人盜取常
睡卧其上煩戒吾兒發取之爲作佛事以資冥
福持所餘尚足營生也鄒聞言悲慟且云犬日

夜實寢于彼遂瘞之寺後歸發其藏果得銀如數乃設水陸於寺中

張敦夢醫

廬陵人張敦精於醫術浪跡嶺外嘗僑寓潮州夢人邀去大屋沈沈如王居立俟門左吏導之使入及廷下望其上帘幕赫然主人冠服正坐一少年著淺色衣紅勒巾引敦上診脉敦云腎藏風虛恐耳鳴爲害冠服者曰連日正苦耳痛看得極好且覓藥顧少年可與錢二十千敦未

暇予藥驚而寤不省爲何處疑必神祠也明日徧訪求至南海行廟盡憶所歷引而上若東廡小殿王子也登正殿瞻視神像左耳黃蜂巢焉即謹剔去焚香再拜而退又明日郡之稅官折簡來云客船過務敗稅抵言是君家物果否敢念初無此亟往證其妄見舟人已繫梁閒遙呼曰某乃劉提舉姻家蔡秀才田客知君與提舉厚又與監稅游故託以爲詞爾敢爲營解縱去既而蔡來謝且餉布帛之屬正直二十千提

舉者劉景也

管樞密

繒雲管樞密師仁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將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則我不能入家無疫患遂不見

小孤廟

呂愿中赴湖北轉運舟行過小孤山入謁廟見案上古銅洗甚奇有款識愛之白于神以所用銅盆易去寘諸行李舟中揚帆而上薄晚繫纜獨此舟不來明日先行達九江商人繼至言後一舟沉溺方呼岸上人漉取輜重呂亟遣往視果也篙師云離廟下未遠便若有物縶柁底百計取之不能動初無風濤正爾覆溺點檢所載雖濕壞皆不失獨銅洗不知所如矣他日有客至廟中蓋宛然在故處

冨池廟

興國江口冨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靈應章著舟行不敢不敬謁牲牢之奠無虛日建炎間巨寇馬進自蘄黃度江至廟下求盃珓欲屠興國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得勝珓亦屠城得陽珓亦屠城得陰珓則并廟爇焉復手自擲之一墮地一不見俄附著于門頰上去地數尺屹立不墜進驚懼拜謝而出迄今龕護於故處過者必瞻禮殿內高壁上亦有二大珓虛綴楣間相

傳以爲黃巢所擲也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慶曾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十里間憩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望舍後橫屋數楹簾幙華楚問爲誰曰某提舉赴官閩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吏今累月矣遥窺其內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必艾注目不能去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閥審其未娶爲言提舉家一女極韶媚方相託議親子有

意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宦鍾愛息女謀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壻彼此在旅不能具六禮盍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昏且許生挈女歸濟南須至閩遣信來迎旣别不復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起居嗜好與常人不殊但僮僕汲水時只用前桶而弃其後以爲不潔自携一婢來几調飪紉縫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卧床下忽告生云我

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俄頃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盡室危怖移時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處龍母祠因入謁覩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蟠馬鞍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過洎出乃不見後遇茲異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海鹽道人

王觀復待制本崇寧初爲海鹽令當春月啓縣

圍賣酒游人沓至王長子鉞字秉義年十餘歲亦縱目焉逢一野道人舉手前揖呼爲供奉談笑久之乃去鉞惡其官稱歸以白父莫測所謂也後十年政和官制行改西頭供奉官爲秉義郎始悟道人之言乃更名鈇而字丞可

二鼇峨詩

王丞可侍郎建炎末居分寧田舍夢黑衣男女僅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於前餘皆列于後泣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明日縱步門外逢村民負

鼈來傾置地上二大者居前餘二十六枚在後

恍憶昨夕事盡買之放諸溪流是夜夢二黑衣

來謝且哦詩兩句云放浪江湖外全勝沮洳時

超然有自得之貌喜色可掬蓋向者處陂澤之

間而爲人所取也

張通判

乾道六年縉雲人張某爲韶州通判隨行僕與

婢通事敗擒付獄陰諭録參吳君使斃之吳以

白郡守周濟美舜元周以爲不可使正法具獄杖

脊配隸嶺北張意不滿擇本廳軍校使護送戒云殺之而歸當厚賞校奉命就道越二日拉殺之于南雄境上是夜周夢僕泣訴曰某有罪賴使君全活之恩今竟爲通判所殺幸使君哀之明日窮治其事軍校者已歸趣治之亦坐决配張在書室見僕立于前方以朱押行爲怒忽無所覩即仆地遂得疾暴下踰旬而卒

孫士道

福州海口巡檢孫士道嘗遇異人授符法治病

甚簡易神應響答提刑王某之弟婦得疾爲物
凴焉斥王君姓名呼罵不絕口如是踰年禳祀
禱逐無不極其至不少痊聞孫名遣招之孫請
盡室齋戒七日然後冠帶焚香親具狀投天樞
院弟婦已知之云孫廵檢但能治邪鬼爾如我
負冤何及孫至邀婦人使出王曰病態若此呼
者必遭咄罵豈有出理孫曰試言之婦欣然應
曰諾少須盥洗即出矣良久整衣斂容如平時
見孫曰我一家四人皆無罪而死於非命旣得

請上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言且披其脅示之云被酷如此寃安得釋孫但開曉勸解使勿爲厲即再三拜謝而入孫密告王曰公憶南劒州事乎王不能省孫先已書四人姓名于掌内展示之王頷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劒日以盜發屬邑往督捕得民爲盜橐橐者禽其夫婦戮之其女嫁近村聞父母被害亟來哭悲號忿詈王怒又執而戮之女方有娠實四人併命也孫曰此寃於吾法不可治特可暫寧爾

它日疾再作勿見喚也自是婦稍定越兩月復然訖王死婦乃安

潮州孕婦

乾道三年潮州城西婦人孕過期及産兒才如手指大五體皆具幾百枚蠕蠕能動以籃藮載投于江婦人亦無恙古今無此異也

張注夢

邵武人張汪紹興丁夘秋試夢人以箸揷于髻曰子欲高薦當如此乃可既寤熟思之曰吾名

汪君首加點則爲注乃更名注是年果薦送將
試春官又夢綠衣小兒自裾中曳其衣曰勿遽
往可待我也既而不利至乾道己丑始以免舉
再行而同里丁朝佐亦預計偕二人同登科朝
佐正生於丁卯始悟前夢戲謂丁曰爲爾小子
遲我二十一年相與大笑而已

劉道昌

劉道昌者本豫章兵子略識字嗜酒亡賴橫□
肆閭嘗以罪受杖于府羞見儕輩不敢歸徑登

滕王閣假寐夢道士持一卷書寘其袖曰謹祕
此行之可濟人雖父兄勿示也戒飭甚至既寤
口在袖間頻覺神思洒落視其文蓋符呪之術
還家即繪事眞武象爲人治病行醮所書之符
與尋常道家篆法絕異凡所療治或服符水或
擲香爐灰或呪棗殊爲簡易且告人曰夜必有
報應無不如意以治牛疫亦皆愈郡人久而知
敬共作眞武堂居之初將鑿池取水施病晝忽
有泉涌于庭極甘冽及加浚治正得一古井今

其術盛行而道書不可得見但以符十許道刻石去

李家遇仙丹

豫章丙者李全舊隸建康兵籍紹興辛巳之戰傷目折足汰爲民而病廢不能治生乃乞於市掖二楞以行目視荒茫索塗甚苦每過王侍郎宅門必與數錢忽連日不至謂必死矣經半月復來則雙目瞭然行步輕捷自說逢道人授藥方且戒我服之有効當貨以濟人勿冒没圖利

日得七百錢便足問其姓不肯言我積所丐金僅成藥服之十日眼已見七分而脚力如舊矣即用其方賣藥持大扇書李家遇仙丹揭二口于竿服者皆驗然所得未嘗過七百錢一日多至兩千遂卧病不能出錢盡乃安時乾道己丑歲也

劉三娘

豫章狂婦劉三娘病心疾每持二木箠相敲擊終日奔走于市衣服藍縷垢汙好辱罵人夜或

宿祠廟中雖有子爲兵然視之泊如也宋鎭甫樞密樸獨識爲異人張如瑩尚書澄作守常呼入府舍留三兩夕與飲食或弃廷下或遺矢被中久之忽告常所往來者曰某日吾當死已而果然其子瘞諸野後半年郡駛往長沙見之擊篷如故駛驚問曰三娘爾死矣那得在此笑曰寄語吾兒在此甚安再三問不對亦不復再見歸語其子發視窆處空空然

興國獄卒

興國軍司理院有囚抵法當陵遲獄卒李鎮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柰我何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時王濱稚川爲通判親見之

邱氏豕禍

乾道六年南雄州攝助教邱恍家病疫其家大猪育數子或人頭雞頭豹首馬首儼如塑繪瘟鬼狀遂殺豬祭而禳之其禍愈甚恍與妻皆死

長子如岡口兜鄉薦亦夫婦併亡凡八九喪百計禱禬久口乃定此近豕禍也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爲立祠城中蹀血之餘往往多邱墟民家婦任娠未產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躡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

綴其裾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間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故共發冢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荊山編亦有一事小異

白沙驛鬼

南劍州東界白沙驛素多物怪行客僕厮單寡莫敢宿紹興甲戌方務德侍郎滋帥閩幕府七八人來迎皆宿是驛時當初暑並設榻堂上夜

口方就枕主管機宜王曉忽驚魘號呼衆起燭火視之尚爲紛拏抵鬬之狀良久乃醒云適睡猶未熟有白衣婦人來就床見逼驅逐不去且挽吾衣不置諸君起方相捨耳衆視曉衵服碎如懸鶉爲之通夕秉燭不敢寐

李元禮

福州福清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爲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强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手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

死李得承務郎財受告便見寃死者立於前悒悒不樂方調官臨安同邸者扣其故頗自言如此亟注口州同安縣以歸束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僅行十里宿龍山邸中是夜暴卒此卷皆王稚川説

夷堅丁志卷第二

武師亮

撫州金谿主簿武師亮秩滿泊家于近村龍首院夜有擲瓦擊牕者疑寺僧所爲旦而詰之僧不敢對徐言曰此邑三郎神響跡昭著得非有所犯乎武未信明日行廊廡間瓦礫從空而下紛紛不絕時方雪作而擲者皆乾殆若古墓中物武始懼召僧誦經禱謝怪亦然至飛石滿罄其父取一塼題誌擲而祝曰果觸犯三聖願復

以來頃之再至題𠭊宛然不得已自東廂遷於西以避其怒行李未定擾擾如初乃盡室入邑中寓妙音道觀怪益甚呼道士設醮致敬略不爲止武怒呼神名詬之曰汝爲神當聰明正直何暴我如是吾之待汝亦至矣曾不少悛恣其邪佷自今以往吾不復畏汝矣語訖音響寂然先是家之箱篋雖無鎖鑰者亦如爲物所據牢不可啓是日開闔如常石害遂息

王通判僕妻

撫州王通判家居踈山寺其僕之妻少而美寓士周舜臣深屬意焉而不可致會王遣人篝火扣門邀周夜話及開門乃僕妻也顧周笑吹燈滅相隨以入曰非通判招君我作意來此爾周不勝㥲適遂留宿明日再相逢漠然如不識面頗怪之又疑與疇昔之夜所合者肥瘠不類至夜復來不敢納堅不肯去天未明忽不見周密扣寺僧葢鄰室有婦人蔽柩旋得病月餘乃愈蔡子思教授者聞之特詣其室焚香致禱求一

見欲詢鄉里姓氏爲誰將爲訪其家寂無所覩

雲林山

臨川徐彥長居金谿雲林山下妻黨倪氏訪之宿於外室時天雨晦冥夜半後有物推門門即開徑入踞爐吹火明而坐倪從帳間窺之似羊有鬚遍體皆濕下床叱之物躍起仆於倪身倪大叫走出得脱不知何怪也

孫光祿

鄭人贈光祿大夫孫俁卒其家卜地以葬長子

恪夢與弟河東尉悚侍父及客張彥和者同游山寺光禄令煮麪恪辭以飽彥和亦不食而起獨悚與對食食罷光禄曰此去小梅山只四五里耳彥和曰幾有十里光禄曰然盖楊妃村只四五里也夢後十日河中報悚訃音至亦相從卜葬正與光禄同日既過墳寺寺僧饌麪以供兩靈几宛然夢中事也墓在小梅山南相去十里又四里有楊家莊云

江致平

江致平與能相老翁善翁忽告之曰君何爲作
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江吉人也應曰吾安得
有此翁曰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爲
試官時置一親舊在高等其實有私爲獨此事
耳翁曰是也君以一已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
其不免矣未幾而卒嗚呼世人之過倍江公万
万者比肩立可不懼哉

嵩山竹林寺

西京嵩山法王寺相近皆大竹林彌望不極每

當僧齋時鍾聲隱隱出林表因目爲竹林寺或云五百大羅漢靈境也有僧從陝右來禮達磨道逢一僧言吾竹林之徒也一書欲達于典座但扣寺傍大木當有出應者僧受書而行到其處深林茂竹無人可問試扣木焉一小行者出引以入行數百步得石橋度橋百步大刹金碧奪目知客來迎示以所持書知客曰渠適往梵天赴齋少頃歸矣坐良久望空中僧百餘駕飛鶴乘師子或龍或鳳冉冉而下僧擎書授之且

乞掛搭堅不許復命前人引出尋舊路以還至石橋指支徑令獨去才數步反顧則峻辟千尋喬木參天了不知寺所在

陸仲舉

大觀中太學生陸仲舉因上書論事屏出學後復游京師夢神告云汝當發跡何不上書明夜再夢陸以嘗坐此謫殊不信乃遷舍避之是夜又夢猶未謂然走謁故人高伸尚書丐歸資相見甚喜留之宿翌旦朝回謂曰天覺極惱人欲

作政典令吾爲校證官陸曰此乃周官六典中一事耳何不便作六典而獨舉其一耶伸曰君好作一書言其事陸始思神言亟草書論之伸命楷書吏立謄寫以入遂得廸功郎時張天覺爲相

洛中怪獸

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獸髣髴如犬或如驢夜出晝隱民間訛言能抓人肌膚成瘡痏一民夜坐簷下正見獸入其家揮杖痛擊之聲絶

而仆取燭視之乃幼女卧於地已死如是者不一明年而爲金兵所陷

翁起予

翁起予商友家於建安郭外去郡可十里上元之夕約鄰家二少年入城觀燈步月松徑行未及半遇村夫荷鉏而歌二少年悸甚不能前但欲宿道傍民舍翁扣其故一人曰適見青面鬼持刀來一人曰非也我見朱鬣豹褌持木骨朶耳翁爲證其不然明旦方入城其説青面者不

疾而卒朱鬚者得疾還死于家翁獨無恙

胡大夫

常州人胡大夫爲信州守方交印廳事大梁迮
迮有聲呼匠升屋相視將加整葺梁折廳摧壓
死者數人不越數日胡疽發于背堂中湯爐内
灰火無故飛揚遍滿一室巨蛇垂頭梁上呱呱
作兒啼胡病三日而卒右十事皆鄭人孫申元翰所録

窓櫺小婦

常州宜興僧妙湍掌僧司文籍與其輩二人以

歲暮持簿書赴縣審核宿于廡下空室三僧同榻二僕在門外已滅燭就枕湍善鼓琴暗中搏拊不止二僧亦未交睫聞有敲窗者問之不對以爲小吏故作戲耳少焉一聲劃牕甚響僧起再明燈即升榻望窗紙破處有婦人小面正可𢯲間良久入卓上立形體悉具僅高尺餘僧喚僕不應密相與計此亦無足畏俟其至前則兩人執之一人啓門呼僕入五男子當一女鬼便可成擒也婦人稍下據倚坐已與常人等遂揭

帳而登僧始聳然如體挾氷霜不暇施前策婦人忽趍而下自爲拚帳取鉢便溺其勢如傾斗水退至火邊大聲吼雷從地起物與燈皆不見惴琴猶在膝驚鼻定方復起共坐達旦明日告邑胥皆莫知何怪其室今爲吏舍云

韶州東驛

王行中與兄克中自撫州金谿携僕卒十餘人往廣州省其父過韶州東境將入驛驛卒白此有所謂七聖者多爲往來之害不若詣旅邸安

靜無事行中以謂卒憚於供承故妄言恐我且
吾一行不爲必正有物怪豈不能禦竟宿焉衆
僕匿外三僕在堂夜且半内外諸門忽同時洞
開燈燭陳列行中又疑爲盜杖劒膝上須其入
而殺之先中但蒙被坐誦楞嚴呪良久聞堂上
兵刃戛擊其呼譟應和之聲全與世間惡少年
所習技等行中窺于門見七男子被髮袒裼各
持兩刀跳擲作戲始大懼徑登床伏于兄後衆
鬼入室盡挈箱篋出并帳亦掣去取行庖食物

啖嚼又竊窺之已斷三僕首并手足肝肺分挂四壁益駭怖不敢復開目漸亦昏睡俄鄰雞再唱寂不聞聲心稍定天明而起則籠帳之屬元不移故處三僕悉無恙略述所見頗同但不深記屠割時事其宿于外十輩亦有被此害者雖皆不死而神氣頓癡顏色枯悴蓋血液已失故也克中仕至肇慶通判行中爲廣西幹官而卒

海門鹽場

通州海門縣監鹽場劉某生一男夜睡驚啼父

母往視見兒頭上有泥捻饅頭兩枚揮去之兒即愈它日復然自是常置坐側或與乳嫗介覰則怪復至劉知祟所爲責之曰汝能爲怪胡不施吾夫婦間但困嬰孩何也是夜故出宿外舍以驗之明旦起枕席及蹋牀上凡列泥饅頭三十餘大小各異又衣服器皿之類多無故而失訪之無蹤婢妾良以爲苦一日守門者語老僕曰兩泥童入宅甚久可以遣出僕入白之元無有也少頃門者見其出即隨逐之過墻角小廟

而隱劉具香酒詣其處禱曰自居官以來於事神之禮無所曠何乃造妖如此今與神約能悉改前事當召僧誦經辦水陸供以資冥福不然投偶像於海中焚祠伐樹二者唯所擇再拜而退才還家前後積失衣皿六十種宛然具存兒疾亦不作劉滿秩善去代者到郡郡守田世卿招飯席間話此事至暮更衣久不返遣官奴就視已仆地氣絶呼醫拯療中夕始甦旣之官兩子併夭世卿聞彼大樹起孽命卒伐爲薪劉氏

免其禍而代者當之爲可憐也

揚州醉人

建炎二年鄭人孫宣仲甫侍父大夫君恪如揚州舍於旅邸周官人者亦寓焉一客醉且狂從外來踞肆邸內出穢悪語周揖孫居室謂曰此官貪性猛厲將執汝盡去之客愈喧勃不可禁良久大夫君出謁宣仲獨守舍客徑入室解索縛宣仲於案時羣僕悉出無救解者周生亦閉户客忽自捨去登高橋語行人曰我適詣某店

遭孫大夫父子困辱無面目見人遂取腰間小佩刀刺喉下立死邏卒以告兵官亟逮捕孫周諸人至且將驗視死者俄而復蘇能言自索紙對狀云實以醉後狂言元未嘗爲孫氏所辱橋上云云亦不能記皆身之所爲他人無預也於是盡得釋其人旋踵竟死非生前一狀孫幾爲所累云

海門主簿

通州海門縣主簿攝尉事入海巡警爲巨潮所

驚得心疾謂其妻曰汝年少又子弱奈歸計何妻訝其不祥簿曰有婦人立我傍求緋背子宜即與妻縫緋紙製造焚之明日又言渠甚感激但云失一裾耳妻諧昨焚處檢視得於灰中未化也復爲製一衣簿時時說見人從竈突中下而居室相去遠目力不能到凡月餘頓以死日告妻奄忽而隕官舍寓尼寺妻不勝懼倩兩尼伴宿才過靈幃前一尼遽升几坐作亡者語且命邀邑宰孫愬孫來與問荅甚悉又數小吏某

人之過乞簪之孫如其戒而諭以理曰君誠不幸死亦命也眷眷如是何得超脫爲邀僧惠瑜説佛法經一日尼乃醒及喪歸又對衆附語令其妻欲嫁則嫁切不可作羞汙門户事吾不恕汝人或疑小吏之故云

南豐主簿

閩人王某（不欲名）爲南豐主簿惑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愨諫止之不肯聽終竊負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

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携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盌內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汚處足矣何必弃强王必使食王怒曰旣不以爲嫌汝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忿適一犬自前過乃餇粥地上縱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入非知其然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旦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之元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服與候兵通欲寘

藥毒主翁然後罄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而已此可爲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謝花六

吉州太和民謝六以盜成家舉體雕青故人目爲花六自稱曰青師子凡爲盜數十發未嘗敗官司名捕者踵接然施施自如巡檢邑尉數負累共集近舍窮索之其黨康花七者家已豐餘欲洗心自新佯爲出探官軍密以告尉尉孫草

又激諭使必得遂断其足来乃遣吏護致扣其
平生自言精星禽遁甲每日演所得禽名視以
藏匿如值畢月烏則以月夜隱於烏巢之下值
房日兎則當晝訪兎蹊往來若與本禽遇則必
敗家居大屋而多棲止高樹上是時與康七同
行劫事既彰露課得猶火猴乃往水濵猴玃所
常游處忽一猴過焉甚悪之明日復得前課又
明日亦如之而猴無足知必無脱理見康七来
疑之欲引避爲甘言所啖又念相與爲盗十年

不應遽責我纔相近右足遂遭斫尚能跳行數十步得一草藥解止血定痛拔以裹斷處又行百步痛極乃仆今無所逃死也是年會赦亦以一支折得放歸今猶存雖不復出但爲羣盜之師鄉里苦之 右七事孫華說

夷堅丁志卷第三

夷堅丁志卷第四十四事

孫五哥

鄭人孫愈王氏甥也年十八九歲時到外家與舅女眞眞者凭闌相視有嘉耦之約歸而念之會有來議昏對者母扣其意云如眞眞足矣母愛之甚亟爲訪于兄兄言吾數壻皆官人而甥獨未仕若能取鄉薦當嫁以女愈本好讀書由此益自勤苦几再試姑蘇輒不利女亦長大勢不可復留乃許嫁少保趙密之子愈省兄愬于

臨安因赴飲舅氏眞眞乘隙垂淚謂曰身已屬
他人與子事不諧矣愈不復留即還崑山故居
遇姪華於道邀同舟問之曰世俗所言相思病
有之否我比日厭厭不聊賴腸皆掣痛如寸截
必以此死華宛轉慰解且誚之曰叔少年有慈
親而無端戀著如此豈不爲姻黨所笑既至家
館華于外舍愈宿母榻半夜走出呼華起曰恰
寢未熟聞人呼五哥愈弟五視之則眞眞也急下
牀茫無所覩此何祥哉華留旬日過臨安適眞

眞成禮於趙氏次日合宴恍然見人立其旁驚曰五哥何以在此便得疾踰月乃瘳是時愈已病羸瘠骨立與母謁毉蘇城及門爲母言此病最忌噦逆及嘔血若證候一見定不可活語畢忽作惡吐鮮血數塊而死方女有所見之夕愈尚無恙豈非魂魄已逝乎後生妄想不識好惡此爲尤甚故書以戒云女今猶存

司命府丞

王筌字子眞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

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寘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熈處士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峰石洞忽開眞誥所

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時
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既而筌乃來受上清
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
人與黃衣從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
登危躡險由中峰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
右金庭玉室兩青衣童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
問勞甚厚曰帝已勑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
賜金尺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
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預

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卒
時建中靖國歲春秋財六十一

劉士彦

劉士彦自睦州通判替歸京師艤舟宿泗間遇
乞人年可十七八目瑩唇朱光采可鑑異而問
之對曰吾賣豆每粒千二百錢劉曰吾適乏錢
只有所衣綿襖以奉償如何曰固可也容取豆
以紙一幅於兩乳間擦摩之輒有黑豆數粒出
取一與劉擲其餘汴水中劉欲吞之曰未也又

擦冒掖間復有菉豆數粒出亦取一與劉而擲其餘劉併吞二豆畢與所許衣笑而不取劉始病蠱不能食即日食如初而益多後面色如丹但每歲一發渴必飲水數斗覺二豆在腹中如棗大乞人又約某年相見於淮西不知如何也

右二事見浮休集

蔣濟馬

乾道七年秋大饑江西湖南尤甚民多餓死八年春邵州遣吏蔣濟往衡山岳市買朴硝等物

造甲乘馬以行緣道踐人麥田或以米飼馬二月二十七日至衡山境內櫟岡忽天色斗暗不辨人物雷聲大震良久開晴濟與馬皆仆地死矣邵州以事申轉運司轉運判官陳從古揭牓一路以示戒

皁衣髽婦

婺源士人江生乾道六年春過常州宜興爲周參政館客季冬之夕有婦人自外來通身皆皁衣頂爲兩髽貌絕美手捧漆柈柈中盛果饌別

用一銀杅貯酒徐步至前曰夫人以天寒夜長念先生孤坐令妾進酒汪且喜且疑謂夫人不應深夜遣美妾獨出豈非宅內好事者欲試我歟然服飾太古似非時世裝二者皆可疑不敢舉首亦不飲婦人曰此酒正爲先生設何所嫌言之再三汪遂飲猶未半婦人自取果恣食又謔浪嬉笑通綢繆之意汪始愧恐放酒走出良久復入焉一無所見明夜其來如初至于三汪不得已悉所見白周公公曰家閒尋銀杅無處

所方以責婢僕得非怪邪命遍索幽隱至酒室見古鐺甚朴柈杅皆在內周曰必此物也舉其腹視之乃唐乾封年造即碎之自此無所覩汪說

沅州秀才

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者十數輩寺側某秀才善妖術能制其命凡僧出入必往告得䞋施必中分不然且受禍雖雞犬亦不可容紹興三十年客僧旦過方解包會鄰村有死者急喚僧誦經入殮時寺衆盡出唯此客獨往得錢七百以

還既而衆歸知是事相顧嗟愕至暮悉捨去客固不悟也飢甚入厨取食畢自閉三門升佛殿坐佛脚下以袈裟蒙頭誦楞嚴呪夜過半迅雷一聲起霹靂繼之而窻櫺間月色如晝俄聞鈴鐸音若數壯夫負巨□欲上復下如是三四反又若失脚而墮遂悄無所聞天明出視得四紙人於階下旁一棺亦紙爲之漫摺於懷中少頃衆至見之驚爭問夜所覩具以本末告之且云彼人習邪法既不能害人當自被其害試共往

扣則秀才果已斃四體如刀裂寺以告縣遣巡檢索忠者體究其事云王充老說

德清樹妖

宋安國爲浙西都監駐湖州其行天心法猶不廢德清民家爲祟擾邀宋至其居治不効更爲鬼挫辱宋忿怒詣近村道觀齋戒七日書符誦呪極其精專乃伏劍被髮入民居後大樹下禹步旋繞忽震雷從空起樹高數丈大十圍從頂至根析爲兩又震數聲枝榦無巨細皆劈裂如

冥籌堆積蔽地怪遂掃跡

郭簽判女

湖州德清縣寶覺寺頃有郭簽判葬女柩於僧房出與人相接大爲妖害後旣徙葬而物怪如初寺中扃此屋三間不敢居久之侍衛步軍遣將卒來近郊牧馬宗室子趙大諧寺假屋沽酒僧云無閑舍獨彼三間以鬼故不爲人所欲然非所以處君也趙曰得之足矣吾自有以待之即日啓門通三室爲一正中設榻枕劒而卧夜

漏方上女巳颯然出豔粧鮮服立於前趙曰汝何人何為至此笑而不言問之再三皆不對趙遽起抱之頗窘畏為欲去之狀俄頃間如煙霧而散懷中了無物自是衎然趙居之十餘年不復有所覩

鎭江酒庫

歐陽當世爲鎭江摠領所酒官以酒庫摧陋買民屋數區即其處撤而新之時長沙王先生赴召過鎭江其人精治寀魑魅不假符水呪祓蓋

自能黙覩歐陽遇之於府舍即往謁邀至新居具食以待扣之曰此地有鬼物乎曰有二鬼一以焚死一以縊死然皆畏君不敢出但一大蛇枉死不知其故當令君見其形左右闐者毛悚飯罷王語主人可視辟間視之蛇影大如椽長袤丈自東而西乃具詢主吏對曰一酒匠因烝酒墮火中一庫典以盜官錢自盡而不能記蛇事云右三事皆歐陽偶說此其父也

胡教授母

虁州胡教授母年九十而終前兩日何人來與語使之告世人云大鼓不鳴深水不流六月降霜蘆沉石浮間隔寒泉高山一邱且言冥司虁令人報世間公直爲上勿攘田土錢物見專治此等事更有數語傳者以爲不可載時乾道八年何德揚說

戴世榮

武翼郎戴世榮建昌新城富室也所居甚壯麗紹興三十二年家忽生變怪每啓房門常見杯

㭧縠羅列地上羣犬拱立于傍篋中時時火
作燒衣物過半而篋不壞妻趙氏在寢覺牀側
如人擊破瓦缶數枚者一室振動塵霧滃然尋
即臥病或擲甎石器物從空而下門闥窗柱敲
擊不暫停其音亦錚淙可愛驗擊處皆如藡栗
痕歷歷可數醫者黃通理持藥至奪而覆之倉
黃却走飛石搏其腦立死巫者湯法先跳躍作
法爲二圓石中其踝匍匐而出僧志通持穢跡
呪結壇作禮未竟遭濕沙數斗壅其頭項幾至

不免親戚來問疾者慮有所傷敗皆面辟而行百種禳禬無少効趙氏以所受張天師法籙鋪帳頂裂而擲之地竟不起世滎足患小疽遭怪尤甚乃取魚網離地數尺徧布室中以避投石之害猶擲於網之下不已相近三二十里人家盌楪陶器無一存者皆不知所以失蓋其日夜所擊之物也世滎疾篤見異物立廷下馬首赤鬣亂長丈餘須臾首漸低大吼一聲拏空而去不數日疽潰而死家遂衰替世滎雖富室子然鄉

里稱善人殊不測所以致怪也趙氏兄善宰說

京西田中蛇

河中府老兵胡德壯年往京西捕盜晝過村野遇大蛇於麥壠中昂首疾行麥爲之靡數卒挾槍刺殺之其長丈許分爲十餘臠各挈提以去德取其頭挂于槍行未遠村婦人望見搏膺迎哭曰誰令兒輕出以速死卒家人共挽德至所居哀訴且買蛇頭瘞之又一客以端午日入農民家乞漿值其盡出刈麥方小立聞屋側喀喀

作聲趍而視則有蛇踞屋上垂頭簷間滴血于盆中客知必毒人者默自念吾當爲人除害乃悉取血寘其家鳌甕内詣鄰邸以須良久彼家長幼負麥歸皆渴困爭赴厨飲虀汁客飯畢復過其門則舉室死矣外舅爲河中教授日胡德爲閽者説此事

建昌井中魚

大觀戊子年七月五日建昌軍驛前大井水連日腥不可飲居民浚治之得一魚可三指大類

鰍而眼上赤紋色如金頭有兩角細而堅硬民貯以巨桶并買楮鏹送于江至暮大風急雨吹折大木無數皆疑以爲龍類云

王立爊鴨

中散大夫史忞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鹽橋故居獨留虞僕一人嘗與俱出市値賣爊鴨者甚類舊庖卒王立虞僕亦去無小異時立死一年史在官日猶給錢與之葬矣恍忽間已拜于前曰倉卒逢使主不暇書謁遂隨以歸且獻柈

中所餘一鴨史曰汝旣非人安得白晝行帝城中乎對曰自離本府即來此今臨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化[illegible]成鬼或官員或僧或道士或商販或倡女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還不殊略不爲人害人自不能別耳史曰鴨豈眞物乎曰亦買之於市日五雙天未明齎詣大作坊就釜竈燖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販者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以餬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旣無屋可居多伏於屠肆肉案下往往爲犬

所驚逐良以爲苦而無可柰何鴨乃人間物可食也史與錢兩千遣去明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時一來史竊歎曰吾人也而日與鬼語吾其不久於世乎立已知之前白曰公無用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媼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外人說汝是鬼如何媼曰六十歲老婢眞合作鬼雖極忿愠而了無懼容適小妾熨帛在旁史試投石於斗中

少頃焰起媪顔色即索然漸益淺淡如水墨中影忽寂無所見王立亦不復來予於丙志載李吉事固已笑鬼技之相似此又稍異云朱椿年說聞之於史倅

夷堅丁志卷第四

三士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粢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君即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而弼粢如其言崇蹉跎恰九歲方復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爲至此崇詬譆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

相者曰往來如織安能記省姑以君今日論之
法當得陞朝官以上柰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
陰譴文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
問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絕矣崇不樂而退果下
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夭妻改嫁其嗣遂絕
初崇母旣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蓐崇
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
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
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

之兄歸須有以勴妾遂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即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廷內以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抆淚而已蓋黃氏貲業微豐崇畏兒長大必謀分析故亡狀如此宜其隕身絶祀也李弼仕至朝奉郎宗子博士翁㳄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可謂造妙矣

陳通判女

興化陳子輝紹興戊午待南雄通判闕居鄉里
當夏夜家人聚飲其妻顧長女使理樂樂聲失
節怒而叱去之女不復出酒罷問所在得於後
堂空室中對燈把針癡不省事挾與還卧床則
已死氣雖絶而心微温醫巫拯療不効凡奄奄
百二十日聞泉州有道士善持法招之而至先
以法印印遍體乃召其鬼云爲漳州大廟所録
後兩夕忽呻吟作聲至旦屈右足呼痛視之一
指破流血正晝稍能開目又明日始言外翁□

我去女外家在漳州元未嘗識而説其舍宇不少差且云外翁嫁我與大王作小妻受聘財金釵兩雙臂纏一雙銀十笏錢千貫采帛不勝計豬羊各二十口酒數十缸我入王宮大人極相憐每日食飲必三人共坐又令訓諸小婢音樂留甚久外報家人來欲取我我未欲歸王亦使逐去比兩日間又報或持官文書督取甚峻王發怒遣兵扞拒之使者將舉火焚宮逼我身皆火焰王欲相近不復得羣吏曳我以出王索轎

送我轎卒恐懼奔竄不得已獨行山路險确胥股俱疲過嶺下小石損我足仆地移時至今猶痛不堪忍自是神采如舊但每至陰雨則小腹必痛後以嫁迪功郎郭某辛酉歲成昏於南雄州

四眼狗

建陽黄德琬買一犬純黑而眉下兩點白如眼然因呼爲四眼居三歲田僕陳六來告曰宅中衆犬屢搊齧殺羊驗之而信家凡六犬命悉擊殺

之勿令遺類以相教習五犬死獨四眼佚去過
兩夕來夢於黄妻云官欲盡殺犬我實無罪平
生不咬羊只在後門夜守賊願免一死妻言之
於黄明日再究詰果不與同類混跡心欲貸之
已復歸矣自是眞宿後墻下又七年尚存

師逸來生債

建陽醫僧師逸好負債嘗從縣吏劉和借錢十
千累取不肯償劉憤曰放爾來生債自是絶口
不言後五歲逸死又二歲劉之母夢其來如平

常俯而言曰昔欠録公錢十貫今日謹奉還遂
去母覺而告劉此何祥也拂旦田僕來報昨夕
三更白牸生犢

張一償債

建陽鄉民張一貸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
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
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元數八百
熊亦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
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坐啜茶乃去

覺而與妻説方竟一僕扣門曰牛生犢甚大急欲酒作福能熊喜甚僅再旬犢不疾輒死鄰屠來就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有何所直剝而盡貨豈不及此數但有鬻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梧羹啖里正又以餉四鄰乃取其贏今唯有八百錢幸見付否則已耳解腰間囊擲于地正張生夢中所償處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吳輝妻妾

紹興甲子五月江浙閩所在大水崇安縣黄亭

鎭人百餘家盡走登扣冰庵以避之門廊堂殿皆滿建陽人吳輝娶黃亭藍氏端午日妻歸寧正值水禍同一妾從父母棲于庵之鍾樓睡覺聞雞鳴則身乃在山上松林中莫知所以能至迨旦觀之蓋庵後山也妾亦在旁父母與家人皆不見凡來庵中千口其得生者十之一悉若虛空中有人送出者庵屋盡爲水蕩去地面亦無復存

句容人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知建康府王仲道朐遣
駛卒往茅山元符宮限回程甚速還次中塗值
夜寒甚望山脚下園屋内爇火亟就之至則村
民七八輩圍守一尸云是人自縊於此室吾曹
乃里正及鄰保懼爲蟲鼠所壞故共守以須句
容尉之來衆或坐或睡駛卒不敢久留獨出行
月色朦朧方前趁而屋内人有相踵者與之語
亦相應荅可二里許正逢一缺溝駛躍而過後
者不能越墜於溝中其聲蕫然駛回步扶掖則

死矣奔詣道旁舍扣户告主人曰我欲還府有山下守尸者相從失足溝中似不可救幸爲語諸人使視之舍翁燭火以往正見數輩驚遽馳走言失却死尸聞其報隨以前果得之復舁還室舉置繩縲中明日尉熊若訥始至蓋强鬼附尸欲爲厲駛卒亦危哉

荆山莊甕

秦氏當國時金陵田業甚富曰永寧莊者保義郎劉穩主之曰荆山莊者陳某主之紹興壬申

劉因事過陳舍留宿晚如厠見群豬環甕飲米泔甕爲豬所摩徵露黃色扣之則銅也還訪於陳曰頃以瓦甕或木槽飼豕屢爲所壞前歲耕夫獲此於土中吾以米五斗得之質性堅重庶其可久劉曰我欲買往句容改鑄器玩可乎陳曰細事耳劉償絹兩匹命僕持歸磨治瑩潔光采粲然是歲齎祖入詣秦府試以獻相君相君視之乃眞金也蓋漢時生金所製重二十四斤即奏諸御府而厚以錢帛犒劉生

貟家犬

貟琦爲建康軍統領官日部有四人善盜晝解人衣夜探雞犬無虛日琦諭隊將戒之貸其前過曰後勿復犯琦家養狗黒身而白足名爲銀蹄隨呼拜跪甚可愛忽失之揭牓募贖凡兩日餘老兵來報四偷方殺狗亨食亟遣驗視狗已熟皮毛儼然琦命虞候涖埋又以灰印印地面使不可竊取窮究曲折果四人同謀二人用索拘罥之於東門外城下琦呼責將官猶以已微

物使勿深治將官取同謀者杖背五十正盜者鞭滿百旬日內受鞭者皆死一夕琦門內聞狗吧聲絕似銀蹄家人皆笑曰豈狗鬼乎呼之即應及啓門搖尾而入銜人衣且拜且躍悅樂不勝名狀明日驗瘞處印如初土亦不陷但穴中空空又疑向所殺者爲他人家畜復具載形色遍牓外間許人識認亦無尋訪者始知其寃業所召云銀蹄再活十年方死

威懷廟神

建陽縣二十里間蓋竹村有威懷廟以靈應著陳秀公升之少年時家苦貧朋友勉以應鄉舉公雖行而心不樂過廟入謁祝盃筊曰某家貧今非費數千不可動亦無所從出敢以決於靈候舉三擲之皆陰也意愈不樂同塗者強挽以前既入城夢人白言蓋竹威惠侯來相見出延之具賓主禮神起謝曰公惠顧時吾適赴庵山宴集夫人不契勘誤發三陰筊公此舉即登科官至宰相矣公驚寤他日齋戒密往禱連得吉

卜如所占果拔鄉薦明年登甲科爲熙寧相

靈泉鬼魋

王田功撫幹建陽人居縣境之靈泉寺寺前有田田中有墩墩上巨木十餘株徑皆數尺藤蘿繞絡居民目爲鬼魋幽陰肅然亦有歲時享祀者王將伐爲薪呼田僕操斧皆不敢往王怒欲撻之不得已而行纔施數斧木中血流僕懼乃止還白爲王撻其爲首者二人曰只是老樹皮汁出安得血羣僕知不可免共買紙錢焚之被

髮斫樹每下一斧即呼曰王撫幹使我斫竟空其林得薪三千束時紹興十三年也經月王疽發於指自言見祟物既死祟猶不去衆爲别裁木其處以謝之今蔚然成林祟始息

魚病豆瘡

溧水尉黄德琬廵警至高淳鎭見漁人艤舟十數泊岸傍不施罔罟貌有愁色問其故對曰今歲黄頰魚遭疫皆患豆瘡數日以來無一魚可捕黄命取驗之舉罔得數枚熟眎果病瘡正與

人所苦無異或遍身或頭尾口眼間云踰旬方平復然居人畏有毒不敢食也

石臼湖螭龍

溧水縣石臼固陽湖中淺處有官圩亘八十四里爲田千頃名曰永豐圩政和以來歷賜蔡韓秦三將相家紹興二十三年四月爲江水所壞朝廷下江東發四郡民三萬修築時秦氏當國州縣用命督工甚整次年四月十二日正晝忽有巨物浮宣江而下蹙浪蔽川昂首游其間如

蛟螭之類而戴角村民老弱夾岸呼譟爭攜罟
罟籃畚循水旁捕魚邑尉黄德琬適董役見之
問其人皆云螭龍也或一年或二年或三五年
必一出其體涎沫甘腥故羣魚逐而啖食但掠
岸時漁人所獲無百斤以下者是日此物穿丹
陽湖而去至歲暮石臼湖氷合舟楫不通月望
夜又一螭自湖中徙丹陽聲如震霆堅氷裂開
一丈二尺餘鼓浪亦高氷破處經兩日不合乃
知圩隄决潰蓋是獸所爲也

陳才輔

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蹶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嚮同招安群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爲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三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脚倒垂梁間大竹篾𢭏其手斂

戟戍林相近尺許乖一刀甚利至二更衆皆醉
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
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
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前
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篾兩手既釋稍扳
援割截繫縛盡斷遂握刀趍門一人睡中問誰
開門應曰我其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却賊
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
巷約一里閧彼覷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窘顧路

旁坎下篁竹蒙翳急藏其間而千炬齊發搜尋
殆遍坎中亦下槍刃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
歸建陽或向劒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
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
所持刀得錢買飯直趍泉州就其姊壻黃秀才
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
亟自碎阜以血汙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
柰何使至此扛置邸中眞以爲困悴不復防閑
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

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間携棍棒揮擊即死南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張琴童

張永年居京師時值暮冬大雪家人宴賞遣小蒼頭曰琴童者持糖蟹海錯餉三里間親戚家小兒輕捷不憚勞雪中往復三四反雙足受凍

色紫黑其母居門首見而念之呼入與湯使淋洗凍已極不知痛少頃八指悉墮盆中母視之皮内血皆成氷爲湯所沃故相激而斷此卷皆黃德琬説

夷堅丁志卷第五

夷堅丁志卷第六 十四事

和州毛人

宣和中和州一老婦人携兩男大者二十六歲小者二十歲云在孕皆二十四月乃生遍體長黑毛有光采眼睛如點漆白處如碧雲唇朱如丹皆善相術嘗召赴京師賜金帛遣歸州通判黄達如邀問相大者曰可至大夫與州生六子其半得官黄呼長子出見問有官否揺其首問壽幾何曰將錢來數至四十四錢顧其弟曰是

麼弟曰是即與之又相長女問有封邑否不對問壽得五十三錢相次女得二十七錢凡閱數人率如是而已初無多言是後二十餘年黃仕歷御史郎官至朝請大夫知徽州而卒六子三入官長子長女享年如所得錢之數次女以紹興甲子歲從其夫祝生赴衡山尉溺死於江恰二十七歲

王文卿相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

顯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興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拊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桷元承也母馮氏蔡之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絶陳佐韓蘄王幕府坐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京子孫見存者特敘官向所謂幼子者適來池陽料理陳爲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眞一黃

冠耳

奢侈報

紹興二十三年鎭江一酒官愚騃成性無日不會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夸多鬬靡務以豪侈勝人嘗令匠者造十卓嫌漆色小不佳持斧擊碎更造爲啖羊肉唯嚼汁悉吐其滓他皆類此統領官負琦從軍於彼每苦口諫之反遭訕辱後八年琦從太尉劉錡信叔來臨安謁貴人於漾沙坑

琦坐茶肆向來酒官者直入相揖裹碎補烏巾著破布裘裘半爲泥所汚跣足行形容不可辨久乃憶之問其故泣而對曰頃從京口任滿到都下求官累歲無成孥累猥衆素不解生理囊橐爲之一空告命亦典質妻子衣不蔽體每日求丐得百錢僅能菜粥度日琦曰何至沾汙如是曰得錢糴米而無菜資但就食店拾所弃敗葉又無以盛貯惟納諸袖中所以至是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折磨何所追悔琦

邀至所寓餉以羊酒又與錢數十千使贖告身後不復見又有郭信者京師人父爲内諸司官獨此一子愛之甚篤遣從臨安蔡元忠先生學信自僦一齋好潔其衣服左顧右眄小不整即呼匠治之以練羅吳綾爲鞋襪微汙便弃去浣濯者不復着黄德琬以紹興己卯赴調適與之鄰每勸之曰君後生未知世務錢財不易得君家雖富亦不宜枉費日復一日後來恐不能相繼耳信殊不謂然隆興甲申冬黄再入都因訪

親戚陳晟見信在焉為晟敎㓜子衣冠藍縷身寒欲顫月得千錢自言父已死尚有田三百畒家貲數千緡盡爲後母所擅一夕徑去不知所往素不識田疇所在無由尋索也黃與數百錢捧謝而退

陳元輿

陳元輿軒侍郎建陽人元名某未第前夢經兩高門各有金書額右寺觀然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既覺即改名以嘉祐八年第二人

登科履眞至右丞而陳但龍圖閣直學士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夣嘗思其由昔年守杭州日寄居達官盛怒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而此兵年餘七十法不應杖吾旣聽贖而達官折簡來相誚不獲已復呼入其家人羅拜泣請曰若杖必死吾不聽亟命行決果死於杖下舁尸而出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追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其不登大位汝等宜戒之方陳夣時左右丞乃

寄禄官其後始以爲執政蓋幽冥中已知之矣

高氏飢蟲

從政郎陳樸建陽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猫甚大極愛之常置于旁猫嬌呼則取魚肉和飯以飼建炎三年夏夜露坐納涼猫適叫命取鹿脯自嚼而啖猫至于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于地喚燭照其物凝然頭尖匾類塌沙魚身如鰕殼長八寸

漸大併兩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鰍人皆莫能識爲何物蓋閩脯香而出也高氏疾即愈

翁吉師

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趍向籍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爲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當遠出無得輒與人問事治病翁家親許曰累世恃神力爲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兵南來上天遍命天下

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曰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絜祭禱擲珓百通訖不下至十二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却番王諸路神祇盡放遺矣即日靈響如初

陳墓杉木

建陽民陳普祖墓傍杉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十二房共以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約次日祠墓伐木是夜普夢白須翁數人云主

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榑安得便伐
普曰誰爲黃察院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普曰渠
今居信州豈必來此翁曰汝若不信必生官災
況我輩守護歷載雖欲賣必不成普覺而語其
妻妻曰只爲此樹常遭孫姪怒罵切勿妄言明
日王一携錢酒及鵞鴨來祀冢罷與衆聚飲於
普家飲畢人分錢千有八十尚餘四十錢普取
之曰當以償我薪直一姪素兇佷奪而撒于地
普怒毆之至折其足王一猶未去懼必興訟不

復買木但從諸人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毆遂
詣邑列訴初諸陳各有田三二十畝因是蕩焉
或竄徙它縣後五年黃察院卒於信州其子德
琬買榑未得訪求於故里有以陳杉來言云願
鬻已久因校四十錢數房蕩析恐不能遽合爾
試遣營之則三日之前在外者適還是時已成
十六家各與千錢皆喜而來就竟仆以爲榑普
方話昔年夢琬細視木理恰三百八十餘暈云
察院名達如

永寧莊牛

秦氏建康永寧莊有牧童槃橫常騎巨牛縱食人禾麥民泣請不悛但時舉手扣額許于天地紹興二十四年三月中正食麥苗風雨雷電摠至牛及童俱震死同牧兒望見空中七八長人通身著青布衣於烈焰中提童去又一人挈牛升虛鑿其腦後一竅闊寸許舌出一尺火燎其毛無遺監莊劉穩命舁牛弃諸江民竊攬取剥食之劉詣尉訴尉諭勸之乃止

犬𦈢𢇁綠袍人

崇安人彭盈納粟得將仕郎既受命詣妻家致謝其家養七八犬甚大且悪居深山間素無官人登門彭服綠袍拜妻母未竟羣犬不吠同時而出一犬先𦈢𢇁幞頭衆犬環搏之面皮耳鼻皆破家轉于地家人驚迫以巨棒痛擊方退彭已困卧血中惛不能知人兩日而死犬吠所怪蓋眞有之鍾士顯侍郎只一子蔭補入官往妻族講禮斃於犬其事正同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爲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爲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鋌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弃我我雖死必愬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理

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昏宗室得將仕郎明年參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熓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二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爲君說葉大怒幾欲箠辱之同坐黄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即嘔血始以爲憂同行鄉僧來省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

願乞命歸鄉勿陵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茅山道人

丙志所紀秦昌齡咎證事不甚詳的今得其始末復載於此紹興癸酉三月秦同其姪焞詣茅山觀鶴會邀溧水尉黃德琬訪劉蓑衣於黑虎洞林間席地飲酒遣小史呼能唱詞道人俄二十輩來迨夜步月行歌至清眞觀路口道堂聚

坐諸人各呈其伎忽空中如人歌四句黃尉能記其二云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秦正四十三歲矣大不樂歷扣二十人此誰所言皆曰元未嘗發口乃罷酒而還九月果卒前一年達眞黃元道謂秦曰君有寃對切忌四三秦𡨚求解釋之術時幼兒弄磁甌爲戲黃取其一呵祝以授秦秦接之手内如火不覺撲于地黃復拾取歎息曰了不得回顧醫者湯三益曰君宜藏此物遇有急則傾倒之得青丸則不可服

紅丸則可服後三年湯病傷寒甚篤試傾其瓢得紅藥一顆服之即瘳至今猶在

泉州楊客

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爲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録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荅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一不必酬只以物見

還楊甚恐以七月某日至錢塘江下幸無事不
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劒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
垛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楊自述前夢且曰度
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酬神願餘携歸泉
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賫沉香龍腦珠琲珍
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
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
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楊
顧語其僕不過燒得麄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

黑煙直上屋即摧塌列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爲煨燼矣遂自經於庫墻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槀葬云

僧化犬賦

陳茂秀才建陽人工爲文聚徒數十人於開福寺地藏院院僧德輔能誦孔雀經主持水陸戒律頗嚴陳之徒擾之已甚稍不副其欲浸潤於陳陳遂撰德輔白晝化犬賦播于外其隅聯云飢噬米糠幾度尋思於藥食冷眠苕帚這回拋

弃於禪床闔邑士民驚而來問四遠傳者皆以爲然輔不勝忿具疏告天地旦旦登鍾樓以額扣鍾一扣一拜日百拜乃止已而陳得疾瘡穢遍體不復能聚徒困悴以死衆謂口業招譴然僧之用心報復亦爲已甚矣

張翁殺蠶

乾道八年信州桑葉驟貴斤直百錢沙溪民張六翁有葉千斤育蠶再眠矣忽起牟利之意告其妻與子婦曰吾家見葉以飼蠶尚欠其半若

如今價安得百千以買䏲或不熟爲將柰何今
宜悉舉箔投于江而采葉出售不唯百千錢可
立得且徑快省事翁素伉暴妻不敢違陰與婦
謀恐一旦殺蠶明年難得種乃留兩箕藏婦床
下是夕適有竊桑者翁忿怒半夜持刃往伺之
正見一人立樹間仰揕以刃洞其腹立墜地死
歸語家人曰已刺殺一賊矣彼夜入爲盜雖殺
之無罪妻矍然疑必其子趍視之果也即解裙
自經于樹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復自經死獨

餘婦一身燭火尋其夫乃見三尸大呼告鄰里里正至將執婦送官婦急脫走至桑林亦縊死一家無遺元未得一錢用也天報速哉此卷亦黃德琬說

夷堅丁志卷第六

戴樓門宅

顯謨閣直學士林邵年二十歲時赴省試入京師僦居戴樓門內所處極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以其僦直廉不問也數日後聞堂屋兩山小兒語聲喚僕登屋視之無所見次夕三鼓宿房內有盜至盡揭蓋覆衣衾去而門窻如初須史一僕舉所臥薦席其下若新坎穴衣衾在焉又次夕陰晦中一物墜地聲甚大至曉乃花紋石

叚四五各長數尺里巷來觀有識者云此州橋花石也時方修橋往驗之信然遂徙出

林氏壻婢

林顯謨長女初嫁一武官夫婦對飲遣婢往堂後小圃摘菜少頃壻忽大叫仆地如中風狀至曉始蘇婢亦方還蓬頭垢面衣服皆沾汚疑其乘隙有他過詰之云初入圃放燈籠於側以小刀掘菜根方舉一窠有小兒長尺許自地踊出揮刀斫之應手成四五兒愈斫愈多牽衣而上

遂爲所壓墜昏不醒及覺日已出度其見怪時正堉得疾之際堉自是感心疾死林女後適中大夫任雕

王厚蘿蔔

王厚韶之長子位至節度使爲邊帥晚年歸京師一日家集菜楪内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死幼弟寀字輔道宣和初爲兵部侍郎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

殺之報

天台玉蟾蜍

蔡州城西軍營中有廟曰天台山廟不知其義廟中有石高三尺石眼有水雖旱歲不涸嘗爲人發地測之愈深愈大不可窮極又有小白蟾蜍雪色而朱目常在水中或至人家則爲吉兆朱魯公丞相勝非郡人也崇寧四年春得之於所居堂戸限下以淨器覆之周圍封誌甚密祝之曰若果通靈當自歸廟至暮舉器無見矣徑

往廟訪視乃在水中是歲朱公登第

濟州逆馬

政和初濟州村民家馬生駒七日大與母等額上一目中有二睛鼻吻如龍吻邊與蹄上斑文如虎色正赤兩膊皆起肉焰一夕食其母皮骨無遺逸出田間民慮其爲患集數十人追殺之近郞畫工圖其形以示人蓋獸中梟獍也

南京龜

靖康元年閏月北兵攻南京合圍方急有穹龜

見城中大如車輪高三尺骨尾九條甲色黃如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㒵放生千秋萬歲餘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顧視殊不凡留守朱魯公命置于城隍廟郡人爭往觀公畏其惑衆乃言龜不食豈思水耶投之南湖不復出繼又雷萬春廟有大赤蛇蟠香爐中累日不動但時或舉首人莫敢近公作文祭焉且言賊犯城不施陰助乃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亡凡受敵踰半年竟不能陷

秉國大夫

張邦昌爲中書舍人使高麗至明州謁東海廟夜夢神告曰他日至中書侍郎但不可爲秉國大夫後數年當宣和末果有鳳池之拜靖康元年正月九日圍城中拜少宰出質於北營挾以歸燕山明年都城失守被脅立爲楚帝遂坐誅

朱勝私印

朱丞相留守南京北兵來攻方修守備夜巡城至南門見壕外光照地囧然如燭遣人視之無

物也謹識其處旦而掘之得一銅方印大徑寸古篆四字曰朱勝私印銅色深綠製作甚精朱公名勝非而印曰朱勝私亦異矣右八事皆見朱丞相秀水閒居錄

乾道八年予仲兄留守建康亦發土得印徑寸七分其文十二字曰西道行營水陸諸軍都虞候印欲考其何時而未暇也

大渾王

閩人輿祖字餘慶秀州人博學有文采魁伉豪

梗不拘小節居於近郊自稱東郊耕民爲州學録與學諭婁虞友善紹興丁卯夏虞以疾卒秋九月興祖夢一客來訪其居緋袍跨馬導從甚盛諦視乃虞也謂興祖曰幸當與君聯事呼後騎使升曰此馬頃刻千里俛仰間身已據鞍遂交轡而行夾道列炬如晝行數里火光浸微至大官府中有殿南向垂簾簾内燈燭明滅廷下吏卒或坐或卧見二騎至不爲起二人轉而東復少北有廳事對設兩榻執事者鞠躬聲喏虞

揖就坐曰此君治所也俄一小兒自屏間出挽
其衣虞曰令嗣先在此矣蓋數年前所失稚子
也虞曰君且歸徐當相迎與祖方攬轡蹶然而
寤明日偏告常所來往者疑爲不祥未幾因出
謁過婁氏之門毛骨凜然俱竦即得疾扶歸家
信宿而卒卒後其表弟陳振夢見之與語如平
生振曰聞兄爲冥吏信否與祖唯唯振又曰人
持盃珓來卜者兄能告以吉凶乎曰大渾王雅
不喜此振曰然則兄爲大渾王官屬耶與祖遽

曰吾失言吾失言號慟而去振驚寤尚依約聞其哭聲云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户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䮍妻吳氏王荆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

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爲奇貨即捕張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鄆王㒒然不謂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蹲屛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推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

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行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邨王女及吴氏俱至八十

湯史二相

縉雲湯丞相四明史丞相紹興十五年乙丑俱

在臨安湯公以政和令赴詞科史公以進士赴
省試同詣韓慥問命慥時方葺所居僅留一席
地每客來立談即逝及二公至各言甲子慥呼
小女設倚延坐置茶咨歎良久拱手曰二公皆
宰相即日亨奮矣皆不敢自謂然是年並擢第
湯公由館閣翰苑登樞府以丁丑歲拜相史公
方爲太學博士嘗語人曰韓慥言湯公信神驗
何獨至於我而失之今之相望眞天冠地屨也
庚辰之冬湯公自左揆免歸史公正直講

建邸用攀附恩亟遷癸未春拜相

荆山客邸

韓洙者洺州人流離南來寓家信州弋陽縣大郴村獨往縣東二十里地名荆山開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舉人赴省試來往甚盛瓊州黎秀才宿其邸旦而行遺小布囊於房店僕持白洙洙曰謹守之俟來取時審細分付黎生行至丫頭巖既一驛矣始覺亟回韓庄徑趍卧室內翻揭席薦無所見而出面色如墨目瞠

口哆不復能言洙曰豈非有遺忘物乎愀然曰
家在海外相去五千里僅有少物以給道費一
夕失之必死於道路不歸骨矣洙笑曰爲君收
得不必憂命僕取以還封記如初解視之凡爲
銀四十四兩金五兩又金釵一雙黎奉銀五兩
致謝拒不受黎感泣而去明年游士范萬頃詢
知其事題詩壁間曰囊金遺失正茫然逆旅仁
心盡付還從此弋陽添故事不教陰德擅燕山
又跋云世間嗜利爲小人之行者比比皆是聞

韓子之風得無愧乎洙今見存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爲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户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即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

早從南薰門入一騾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為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元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廷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

嗟異良久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人從外直入閤者諭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怒爭遣逐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留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

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闗浮舟
泝渭晚泊矣從吏白有小史持剌稱華陰小廳
子欲參謁拒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
吾祗役於邑中來日朔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
馳至此此去邑尚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
舟則又曰所言絕祕不顧傍近聞之必移泊北
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
豈非姦盜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
迨至北岸其人杳不來盡室怨悔業已爾無可

奈何夜未半大風忽起如山頹泉决之聲魚龍悲吟波浪濺激揺兀不得寐兢憂達曉望南岸既崩摧數仞客舟元同憩宿者淪溺無餘及到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武昌州宅

劉亞夫爲武昌守始入州宅望堂上若有人及升堂正見婦人在門扇内立垂雙足于外親往視之蓋新被刖者履襪皆鮮潔不見上體立而不仆劉疑以爲姦人所爲陰察中外寂無聲跡

凡停留兩日乃命埋藏之竟不測其異孫草訛

大庾疑訟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淫通乘節出外挈三歲兒奔之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乃弃草間縣手力李三者適以事到彼見兒宛轉地上心不忍抱之歸家人皆喜節還舍失妻子求訪備至李三居數里間正挾兒爲戲而節來即告其鄰共捕執送縣窮鞫甚苦李誣服云家無子故殺黃之妻沉尸于江而竊兒以歸今

旣成擒甘就死不悔獄成且詰郡正械立廷下陰雲忽興雷雹皆至李杻械自解脫兀兀如癡稍定則推吏已死背有朱書字似言獄冤諸吏二十輩皆失巾邑令亦怖慴良久呼問李所見但云眼界漆黑不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帳中耳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淫夫終不獲時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并此兒至今無恙

夷堅丁志卷第七

夷堅丁志卷第八 十四事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值歲暮不盤術俚語謂坐肆賣術爲□□游市爲盤術正旦日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可愛因相携登隴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滑足李不覺隕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肌膚不小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即觸石壁循

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邉石池荷花
方爛熳雖飢渴久攻而花與水皆不可及已而
明甚前遇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
户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絶了不
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誦經聲
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髪者近則無所覩俄
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
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
寺憇于門僧出問故皆大驚争究其說李曰與

我一梧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滁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財如一晝耳僧卒衆挾兵刃邀李尋故蹊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還口陽訪舊館到已暮夜扣户主人問爲誰以姓名對舉室唾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户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事或誚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

手且雙石洞門安知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之何益李有子今在臨川陳鍔說□聞之大川

雷擊王四

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于官每爲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與之曰以是爲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於旁舍雨止而出

聞惡子已震死趍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脅下皮內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携已失矣

南豐雷媪

南豐縣押録黃伸家因大雨墜雷媪于廷擾擾東西蒼黃失措髮茁然赤色甚短兩足但三指大略皆如人形良久雲氣斗暗震雹閃爍遂去不見

泥中人跡

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居民聞空中數百人同

時大笑明旦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其旁泥内印巨人跡絶偉胥腟痕入地尺餘足長二尺闊稱之疑神物盡力拔樹遇滑而蹷故衆共笑之云

宜黄人相船

宜黄人多能相船但父子相傳眼訣而無所謂占書之類乾道五年縣民莫寅造大艦成以大錢邀善術者視之曰此爲雌船而體得雄一板如夯嶄斮爲居中其相既成在法當凶官事且起

災于主翁寅欲改更之曰禍福已定不可爲也寅持錢三百萬將買鹽淮東適州需船載上供錢拘以往至大孤山下桅檣爲風所折倉卒無可買伐岸傍杉爲之人或言此神樹不暇恤是夕滿船聞奇響震厲莫測所以然既過丹陽盜夜入船諦觀之若甲士數十輩往來者寅家藏古刀累世矣近年遇夜後光采發見訝其異取以自隨乃携此刀徑趍前間值一人熟睡手橫腹上奮刀連斫之斷其右臂救至得不死盖部

綱官劉尉也初劉生以寅解事有膽故劾其舟中元未嘗有纖介之隙寅殊不知覺遂就擒鞫于鎮江獄府官欲論以死而劉尉持不肯曰固他生宿冤耳非今世事吾幸存餘生何必劾以極典遂用疑獄奏讞得減死黥隸邵武軍

頰瘤巨虱

臨川人有瘤生頰間癢不復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眞虱瘤也當剖而出之取油紙圍項上然後施砭

瘤才破小虱涌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乃與頬了不相干略無瘢痕但瘤所障處正白爾

胡道士

胡五者宜黃細民每鄉社聚戲作砑鼓時則爲道士故目爲胡道士以煑螺師爲業必先揭其甲然後享之及卧病自舉右手一指曰一螺在此遂以針剔去其爪流血被掌呼𠮩稱痛少焉又剔其次者至并足甲皆盡乃死

趙監廟

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插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盛健飲啖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寧兩月而卒

亂漢道人

乙志所載陽大明遇人呵石成紫金事予於起居注得之今又得南康尉陳世材所記微有不同而甚詳故復書於此大明者南康縣程龍里士人父喪廬墓次其明年歲在壬戌乙志作癸亥七月七日晨興有道人從山下來陽時與學童三四人處一僕執炊荒山寂寞左右前後十里間絕無人居扳緣蘿蔓乃得到正無可與語見客來喜而迎之坐客曰子八月當有厄服吾藥可免取腰間小瓢出藥一粒令以水吞且曰吾有

求於子其許我乎曰何求客指架上布衫曰以此見與陽欲許而頗疑其僞未即與請至再不得已付之客捲納瓢中瓢口僅容指陽雖怪咤然默念豈幻我歟旣而言吾豈眞欲衫聊相試耳便能見贈爲可嘉也探瓢出還之索椀水寘藥末一撮撥旋久之成紅丸如彈揖陽曰能服此否陽曰身幸無病不願服客即自吞之徐徐語曰子久此當窘用吾有遺於子呼學童掬塊土大如拳握而噓之者三顧陽曰意吾手中何

物曰不知也置諸几則爛然金一塊歷歷有手指痕曰可收此以助晨昏之費蓋陽毋尚存陽方知爲異人尚疑其以財利嘗試我拒弗受客笑擲之地引脚蹵之遂成頑石起辤去留與飲不可漫指壁間詩謂曰此皆諸公見寄者願得先生一篇如何客曰子欲詩可矣取案上秃筆就地拂數四醮椀水中大書于壁略無丹墨之跡殊不可辨旣送之下山回視已若淡紫色其詩云陽君眞確士孝行洞穹壤皇上憐其艱七

夕遣回往迻巡藥頑石遺子爲饋亭子旣不我受吾亦不汝强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靑雲看反掌前題亂漢道人四字字徑四寸許俄又加赤色正如赤土所書明日遍詢村民皆莫見所謂道人者鄕之士共以告縣縣告郡郡聞於朝賜束帛後五年丗林自福州來爲尉親見陽談始末如此訪程龍之廬草屋摧頹他詩悉剝落獨道人者洒然如新詩中云遣回往疑必呂洞賓云

吳僧伽

吳僧伽贛州信豐縣僧文祐本姓吳落髮出游結庵於贛縣岄嶺久而去之客雲都淨寺之僧伽院事遂主院事故因目爲吳僧伽佯狂市廛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以扣之曰趙家天子趙家王不曉其意逢善人于塗輒拱揖致敬貪暴不仁者率詆以狗彘不少屈惡少年不樂至羣輩譟逐之嘗走避于某家園竹中疾呼求救且拊其竹曰大大竹林成掃帚不旬浹萬竹悉

枯此家固一凶族自是襄砦寺後竹叢一竿最巨忽夜半造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連夕如是他僧爲之廢寢怒而伐之既而紫芝徑尺生槩上邑民曾德泰老無子與妻議飯吴以祈未及召旦而排闥來曾大驚謹饋之食將去曰當何爲報唯有二珠而已果連生二子縣市舊集于南洲而縣治外但曠野吴過門必言曰錢將平矣及洲没於水市遂徙于邑門之陽嘗求菜于民婦戒使多爲具婦許諾夫歸怒其妻貫

吳至乞醯坐啖之若欲輟而口食者再三婦曰
食飽則已何必盡曰欲免汝夫婦責言耳民駭
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慶巖定應師
師曰雩川自有佛禮我何爲孫曰佛爲誰曰吾
法弟僧伽也爲吾持一扇寄之舟檥岸吳已至
曰我師寄扇何在孫以汀扇數十雜示之徑取
本物而去由是狂名日減多稱爲生佛一夕遍
詣同寺諸刹門鋪坐具作禮曰珍重珍重皆寂
無應者中夕趺坐而逝時大中祥符己酉六月

六日也是日邑大商在蜀遇之於河梁問吳僧何往𤹪僂急趍曰少斡少斡商歸乃知其亡其亡也異香滿室數日不變僉議勿火化而堊其全體事之元豐乙丑冬一僧來郡城訪桂安雅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爲何人曰雩都妙淨寺明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踰閾遂不見後乃審其故云明覺即僧伽也眞身至今存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初自仙井來京師過梓潼欲謁張

王廟而忘之行十里始覺亟下馬還望默禱再
拜是夕夢入廟廷神坐簾中投文書一軸于外
發視之全類世間告命亦有詞語覺而記其三
句云朕臨軒策士得十人者今汝裦然爲舉首
後結銜具所授官何公思之廷試所取無慮五
百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也及唱第果魁多士
第一甲元放九人既而傅崧卿以省元升甲遂
足十數蓋夢中指言第一甲也所得官正同葉石
林書
此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即挈水不動不知彼婦蓋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擲其擔化爲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不能入婦人含水噀之稍大於前又覙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噀水吒之遂大如椽徑躍中圈將向客婦又相喻

止客猶不聽蛇即從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于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悔謝因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瑞雲雀

邵武軍泰寧瑞雲院主僧顯用之師普聞乾道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巡堂殿焚香至羅漢像前方瞻禮次一雀飛鳴盤旋斂翼立爐上歷一

時久凝駐不動視之已化矣鄉人接跡來觀了
不傾側正與像相對顧用具白縣縣宰趙善扛
書偈于紙尾曰日日飛鳴宣妙旨幻華起滅復
何疑可憐多少風塵客去去來來只自欺寺僧
圖其狀刻石今經數年雀羽毛不摧落儼然如
生遠近起敬者不絕予甲志所載鼠壞經事亦
此寺也紹興初宗本住泰寧之丹霞亦有雀化
之異顧用持刻本來

夷堅丁志卷第八

夷堅丁志卷第九 十三事

太原意娘

京師人楊從善陷敵在雲中以斡如燕山飲于酒樓見壁間留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尋憶良人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韓師厚妻王氏也自亂離睽隔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尚濕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行其一衣紫佩金馬盂以帛擁項見楊愕然不

敢公招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逮夜衆散引楊到
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爲兵
所掠其長撒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
刀自剄不殊□□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
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别良人不知安往似聞
在江南爲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
女伴出游因感而書壁不謂叔見之□閒顧再
訪我儻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楊恐宅内人出不
敢久留連悵然告别雖眷眷于懷未欲復往宅

日但之酒樓瞻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并悼
士一詞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爲誰酒家曰
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
所書時法禁未立奉使官屬尚得與外人相往
來楊急詣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爲言意娘所在
韓駭曰噫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
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閒無人居荒草如
織逢墻外打線媪試告焉媪曰意娘實在此然
非生者昨韓國夫人閔其節義爲火骨以來韓

國士因隨葬此遂指示窆處二人踰垣入恍然見從廡下趣室中皆驚懼然業已至即隨之乃韓國影堂傍繪意娘像衣貌悉曩所見韓悲痛還館具酒殽作文祭酹欲挈遺燼歸拜而祝曰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愛念孤蒐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常善視我庶慰冥漠君如更娶妻不復垂顧則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冢裹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視

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稍
益疎夢其來怨恚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强攜
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況味
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許道壽

許道壽者本建康道士後還爲民居臨安太廟
前以鬻香爲業倣廣州造龍涎諸香雖沉麝箋
檀亦大半作僞其母寡居久忽如妊娠一產二
物身成小兒形而頭一爲猫一爲鴉惡而殺之

數日間母子皆死時隆興元年

滕明之

臨安人滕明之初爲諸司吏坐事失職無以養妻子乃爲人管幹官爵差遣規取其贏且好把持人語言短長求取無度識者畏而惡之紹興丁卯之秋告其妻曰吾適夢至望仙橋入馬胎中驚怛而寤此何祥也即得疾死死之夕家人皆聞馬嘶聲妻後亦流爲倡云

西池游

宣和中京師西池春游內酒庫吏周欽倚仙橋欄檻投餅餌以飼魚魚去來游泳觀者雜沓良久皆散唯一婦人留引周裾與言視之蓋舊鄰賣藥駱生妻也自徙居後聲迹不相聞見之喜甚問良人安在顣額曰向與子鄰時彼謂我私子子既徙去猶屢箠辱我我不能堪與之決絕今寓食阿姨家聞子已喪偶思欲遣媒妁言議而未及不料獲相逢於此周愈喜即邀入酒肆草草成約納爲妻踰數月因出城回買飯于市

駱生適負藥笈過門周以娶其出婦之故羞見之掩面欲避駱遽入相揖周勉與語且詢其室家駱傷惋曰首春病疫死矣吾如失左右手悲念之不忘遂泣下周寬譬使去殊大驚又疑駱諱前事而爲之説立詣舊居訪鄰里皆言駱妻死明白曰吾屬皆送葬者也周益自失懼不敢還家又不知所爲縱飲酒壚醉就睡迨夜乃出信步行茫無所之值當道卧者絆而仆沾濕滿身復起行財數十步聞連呼殺人邏卒躡尋見

周意狀蒼忙而污血被體共執送官具訊蹤跡如此竟不能自明掠死於獄而真盜逸至京東以他過敗獲具言都城殺人事移牒開封則周既死矣可謂奇禍也其子子明亦坐惡逆誅

舒懋育鰍鱓

臨安浙江人舒懋以賣魚飯爲業多育鰍鱓甕器中旋殺旋烹一日發甕失所蓄遍尋之乃悉緣著屋壁纍纍欲上而無所届繚繞蚪結可畏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爲蔬饌經數

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俄又失二物所在因汲水見蜜蟠井中不暇顧省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鰍鱓頭喙突出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陳媳婦

宣和四年京師鬻果小民子夜遇婦人艷糚秀色來與語邀至一處相與燕狎頗得衣物之贈自是夜夜見之所獲益多民服飾驟鮮華而容

日羸悴醫巫不能愈有禁衛典首劉某持齋戒不食但啖乳香飲水能制鬼物都人謂之喫香劉太保民父母偕往覛祈劉呼視其子曰此物乃爲怪耶吾久疑其必作孽今果爾即共造産科醫者陳媪婦家陳之門刻木爲婦人飾以衣服冠珥稍故暗則加采繪而更新其衣自父祖以來有之不記歲月矣劉揭其首羃令民子視之則宛然夜所見者乃就其家設壇位步罡作法舉火四十九炬焚之怪遂絶

河東鄭屠

臨安宰豬但一大屠爲之長每五鼓擊殺于作坊須割裂旣竟然後衆屠兒分挈以去獨河東人鄭六十者自置肆殺之嘗挂肉於案鉤上用力頗銳鉤尖利甚傷其掌刃透手背痛逾月方愈又臨竈燖豬恍若有物挽捽入大釜中妻子急拯之半身煑爛死矣

張顏承節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

欄柱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頋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内幸爲僦人舁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盎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猛爬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

惡瘡藥絶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爲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檥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抛所執拄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愬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

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䝉白主
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
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尸槀瘞于水濵泣拜君
曰夫不幸道死顧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
子豈宜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擗
膺大慟曰孤困異土兼乏裹糧進退無路不如
死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旣殞於非命又痛妻兒
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
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某方

欲丐藥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掃洒静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坐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與否有司固不可得而强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内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

滅其一復明士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

瀝漉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即隕墜于下

頭縮入項間而死

龍澤陳永年

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

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凡三人震死於一室初澤

父全既死澤妹鐵師居白龜池爲娼其母但勉

女家遇子受俸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頗厭

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亦相與罵侮以乞婆目

之故獲此譴同時有嚴州人陳永年同其兄開銀鋪于臨安市狂游不檢毋私儲金十數兩規以迯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毋恚悶仆絶兄追及争奪僅得其半以歸毋毋遂病卧是夕永年亦遭震厄

錢塘潮

錢塘江潮八月十八日最大天下偉觀也臨安民俗大半出觀紹興十年秋前二夕江上居民

或聞空中語曰今年當死于橋者數百皆凶淫不孝之人其間有名而未至者當分遣促之不預此籍則斥去又聞應者甚衆民怪駭不敢言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橋且折旦而告其鄰數家所夢皆略同相與危懼比潮將至橋上人已滿得夢者從傍伺之遇親識立于上者密勸之使下咸以爲妖妄不聽須臾潮至奔洶異常驚濤激岸橋震壞入水凡壓溺而死數百人旣而死者家來號泣收歛道

路指言其人盡平日不逞輩也乃知神明罰惡假手致誅非偶然爾

陜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五百貫可見還李忿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陜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

藩穽中柰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
盡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爲庠游説然亦不得已
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
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
行可乎即同塗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
携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
甲具荅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
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没僞
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

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慤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于河并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說此而失劉之名爲可惜也

要二逆報

姑蘇村民要二以漁爲業凶暴不孝紹興三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墮于地死焉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爲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久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饋能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襆被登舟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持斧立母前怒目罵曰母生我旣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不愛柰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爲民奮斧將及母母分必

死久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死于野遍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也民之家遂絶此卷□忠翊郎□□説

夷堅丁志卷第九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贍力足以振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一

錢不可得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溲汚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爲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喜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憇訪酒家見擧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爲一巫所困今酒釀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迹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又言凡爲此法以敗五穀者

口口糞穢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爲拜章上
愬其家方忿恚迫切趣營醮筵道士伏廷下踰
數刻始起曰
王帝有勑百日内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
是巫日覺踝間癢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
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摇摇才
一縷稍爲物棖觸則痛徹心膂不復可履地子
孫織竹爲簣舁以行丐飲食屎溲雜簣中所至
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尚書宰邑尚見之

其子栝說

徐樓臺

當塗外科醫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樓臺標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平常笑語精神殊不衰減唯卧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瘉是夜用藥

衆客環視徐以鍼刺其瘡撚紙長五寸許如錢緡大點藥插竅中江隨呼好痛連聲漸高徐曰别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膿才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爲少今夕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在旁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浸低徐方詫爲痛定家人視之蓋已斃膿出猶不止不一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絶聲但云舜

明莫打我我固不是汝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乃死二子隨母改嫁其家醫遂絶

符助教

宣城符裏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亡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爲人療疾將辭歸自詣市買果實正坐肆中一黃衣卒忽至前瞠曰汝是符助教耶陰司與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爲所追人姓名也符

曰使者肯見容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口以七日爲期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去及還至鎮岸臨欲登黄衣已立津步上擧所執藤棒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黄衣曰汝元來也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盌凡呼謈七晝夜乃死

水陽陸醫

宣城管内水陽村醫陸陽字義若以技稱建炎中北人朱莘老編脩避亂南下挈家居船間其

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爲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堪服涼劑今雖心躁元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失飢所致切不可據外證投我以涼藥編脩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爲上不必與渠議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爲藥直君但買好藥見療欲君知我虛實故丁寧相語陸診脉認爲傷寒陽證煮小茈胡湯以來婦人曰香氣類茈胡君宜審細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幸寧心飲之婦人又申言甚切陸竟不變才下咽吐瀉交作婦

□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
而絶後數年溧水高淳鎭李氏子病瘵來召之
用功數日未効出從倡家飲而索錢并酒饌於
李氏李之兄怒叱不與及歸已黄昏乗醉下藥
數十粒病者云藥在鬲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
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
忍自床顛悸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沙皆
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紹興九年陸暴
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

也旬日而死

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上客邸既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稱秦姓名投盃珓以請前設大鑊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爲屢告其僕李福欲爲自盡計夜將四鼓壯夫者連禱不獲遂覆油于地而去明旦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程未可量不然

吾輩當悉坐獄乃爲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羣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漬諸油中烹以祭鬼其鬼曰獰瞪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垂死而脫吁其危哉顧邸中衆客各率錢爲獻秦始憶自過宿州即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行至上庠頗自喜約同舍出卜逢黥面道人携小籃揖秦曰積金峰之别三百年矣相尋不可得誤行了路却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却相見同舍讙曰此無望之

物不宜獨享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覆咨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鬻以製酒杯茶湯匕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臥疾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果越月而亡積金峰在茅山元符宫云

建康頭陀

政和初建康學校方盛有頭陁道人之學至養
望齋前再三瞻視不去齋中錢范二秀才詰之
曰道人何爲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著
一屋闗了兩府直如許多便没興不啣溜底也
是從官有秦秀才者衆目爲秦長脚范素薄之
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
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客瞠曰諸君
莫笑揔不及此公時同舍生十人唯邢之綷者
最負才氣爲一齋推重適從外來衆扣之曰也

是箇官人略無褒語遂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秦乃太師檜也范擇善同段去塵拂魏道弼良臣三參政何任叟若巫子先伋兩樞密錢端脩時敏元英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獨邢生潦倒得一官即死

洞元先生

沈若濟臨安人結菴茅山以施藥爲務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汙下爲言不聽

紹興十五年卒其徒用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劒于此觀者異焉豈非先有神物告之者乎佳城滕燈之說信有之矣

右六事皆湯三益說

天門授事

贛州寧都縣胡太公廟其神名雄邑民也生有異相顧自見其耳死而著靈響能禍福人里中因爲立祠崇寧初邑士孫勰志康夢白須翁邀至其家問曰如何可得封爵孫意其神也告曰

宜行陰功無專禍人翁曰吾豈禍人者吾爲天門授事日掌此邦人禍福必左右竊聞之訖吾所云妄出擾惑爾孫曰歲時水旱最民所急若能極力拯濟則縣令郡守必以上於朝封爵可立致也覺而審其爲太公五年丙戌縣大火禱於祠俄頃風雲怒起如有物驅逐之火即滅縣以事白府奏賜博濟廟明年遂封靈著侯噫神旣受職於天猶規規然慕世之榮名唯恐不得乃知封爵之加固非細事孫公夢中能曉神如

是可謂正士矣黎珣作記

大洪山跛虎

隨州大洪山寺有別墅曰落湖莊紹興十一年莊僧遣信報長老淨嚴遂師云當路有跛虎出頗害人往來者今不敢登山殊懼送供之不繼也淨嚴即命肩輿而下至虎所過處下輿焚紙錢遙見其來麾從僕及侍僧皆退避獨踞胡床以待少焉虎造前蹲伏于旁弭耳若聽命時襄陽隨兩縣巡檢張騰適被郡檄就寺納二鄉稅

祖亦同往且升高木諦觀之不知嚴所說何語也虎俄趍而去自是絶跡不復出見漢東志

張臺卿祠

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清源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無盡商英登庸皆張臺卿闕草麻竟無遷寵時蔡京責太子少保張當制詆之甚切爲搢紳所傳誦京衙之會復相即出張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

歲宿直命相正與是日同乃作長短句紀其事曰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欄注目江皐長記年年榮遇同是今朝金鑾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揮毫雍容久正茶杯初賜香袖時飄歸去玉堂深夜泥封罷金蓮一寸才燒帝語丁寧曾被華衮親襃如今漫勞夢想歎塵蹤杳隔仙鼇無聊意强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還遽卒于官壽止四十臺卿河陽人吳傳朋說

新建獄

豫章新建村民夏夜羣輩納涼有自他所疾走來以手掩腹叫號曰某人殺我奔趍及其家即死家訴于縣縣捕某人訊之自言此夕在某處爲客與死者略無干涉鞫不成悉逮納涼者二十輩分囚之使各道所見皆曰實聞其言如是他非所知也縣令必欲得其情箠掠不可忍乃共爲證辭以實之引某人參對不能勝衆强誣服仰天而呼曰某果殺人不敢逃戮若寃也願

天令證人死於獄以爲驗不旬日獄疫暴起凡十人相繼殂縣令知其然又憂囚身不獲竟不釋此人終亦死

潮州象

乾道七年縉雲陳由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口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道出于此此地多野象數百爲羣方秋成之際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穽於田間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群合圍惠守

於中閱半日不解惠之逻卒一二百人相視無所施力太守家人窘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衆負稻穀積于四旁象望見猶不顧俟所積滿欲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脫蓋象以計取食故攻其所必救尨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爲潮之害端不在鰐魚下也由義說

劉左武

劉左武者河北人南來江西一邑三十年而亡數歲間妻及男女數人繼死但餘子婦并幼子

存家貲本不豐悉爲一僕乾沒至於五喪在殯不能葬其姪宗䵷邑人涂氏甥也内弟伯牛以䵷故助之錢百千且相率詣其家奠酹䵷頊隨父爲靖安宰攜小史來是日從行忽升堂據几爲劉君揖客狀呼其僕罵曰吾一家五人未能入土此爲何時汝忍破蕩吾生計使至此極非涂親惠賜於我當柰何拱手起就伯牛欲致謝牛避不與之接遂罵子婦曰坐汝不解事以及此今復何言又罵僕曰汝乃愚人無足問吾亦

不許於陰司所以責汝者聊欲使汝知幽明雖異路不可欺也僕但俛首不敢荅踈惡其久留屢叱逐之且高誦天蓬諸呪即瞠目曰我少頃自退何用作此凡五六刻乃去小史蹷然而蘇無所覺說伯口

夷堅丁志卷第十

夷堅丁志卷第十一 十四事

田道人

田道人者河北人避亂南度居京口每歲三月茅山鶴會欲與其徒偕往必有故而輟紹興壬午之春始獲一游因留連月餘將歸足疾驟作不可行既止即愈欲行復作如是者屢矣意其緣在此山禱于神乞爲終焉之計自爾不復病夢神告曰此非汝居也汝自有菴在山中其址東向者是宜亟訪之固以爲想念所兆未深信

越數夕夢如初猶未決又念身赤立於此縱得
其基雖草廬豈易能辦是夕夢神怒曰旬日不
遷必死玆地矣晨興訪同類且託尋跡之杳不
可得或曰吾聞大茅君藏丹之處名丹沙泖地
勢正東但知名耳不識其所在盡詢之耆老間
乎亦竟莫有知者旬日之期既迫皇皇不敢息
獨徘徊兎徑忽有村夫搊其胷方恐懼其人乃
問曰汝非尋丹沙浤菴地者乎我知之引至崦
中以足頓地曰此是也田四顧山林翔抱正可

爲東向居喜甚犒以百錢笑曰我豈求此者將安用之不顧而去田沿路標誌而反明日往芟薙荊棘以籧篨作屋宿焉中夜大虎來倚卧于外曉乃退嵒石下有蛇徽露脊大如柱皆不傷人又明日僦工携畚臿平治於積葉三四尺下得磐石嶙峋嵌空縱廣數尺若爪所攫拏而穿者發之得石蓮華盆有水浸丹沙一塊重可二十兩取而藏之蓋前日村夫頓足處是後蛇虎皆不見疑爲衛丹之鎭云隆興甲申乙酉歲

近境疾疫起田以丹末刀圭摻成丸救之服者
皆活所濟數千人共以木石錢粟爲營一菴於
泖中去玉晨觀不遠爲人布氣治疾亦多驗乾
道已丑藍師稷爲江東提刑過茅山親見田說
及分得丹三錢辛卯歲以菴與楊和王之孫奮
衣出山不言所向

缾中桃花

孟觀義去非知楚州元夕享客以通草作梅花
綴桃枝上插兩銅壺中未嘗貯水也中春後桃

枝忽結花甚盛數日方落孟殊以自喜至秋乃有闈門之戚明年而爲淮漕

豐城孝婦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難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繼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絕溪而北妻慼姑老不忍弃掖

之以行陷於淖俛而取履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却還何用去復挽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在曰恰到此爲黃黑斑牛銜入林矣遽奔林間訪視蓋爲虎所食流血汚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是時藍叔成爲臨川守寓客黃彪虎父自羊城來云得之彼溪旁民財數日事也右三事皆藍叔成說

李衛公廟

溫州城東有唐李衛公廟州人每精禱祈夢無不應者紹興三十二年郡士木待問蘊之得漕薦謁廟扣得失夢著紫衫獨立於田間士子數千輩擁一棺馳去皆回首視蘊之明旦以語同舍生潘樫樫解曰君當魁天下棺之字從木從官君得官無疑數千輩舁之明皆出君下也果如其言時同郡木子正亦夢神告曰明年本州再出狀元其姓名曰木棐子正以爲神報已必

繼王十朋之後遂更名棐既而棐試下藴之登科子正始悟木之身乃十字移傍兩筆合棐之上爲朋字其下復一木焉則十朋之後踵之者姓木而非棐也

天隨子

乾道六年木藴之待洪府通判鈌居鄉里火焚其廬生事垂罄作忍貧詩曰忍貧如忍灸痛定疾良已餘子愛一飽美疹不知死歩兵哭窮途文公謝五鬼百世賢哲心可復寘戞憂喜誦經作

飢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可作我合耕甫里蹁
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我乎我則天
隨子也以君好讀予文又大書予杞菊賦於壁
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予意故願就見爲
君一言予昔有田四頃歲常足食惟遇潦則浸
沒不得穫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
禍而窮悴踵之是水爲我災而火爲子厄也然
予田尚在獨爲蠅蚋所集不可耕無有能爲予
驅除者不免忍子耳既寤殊不曉其言晨起偶

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啓置按上視之乃甫里先生傳前日固未嘗取讀也篇中有云先生有田十萬步吴田一畝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十蹄耕夫百餘指而田汚下暑雨一晝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畜積正與夢中語合而一田字上有二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拂拭去之

鄭僑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

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冉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爲天下第一其次曰温陵一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右三事皆本蘊之説）

金溪渡讖

泉州南安縣金溪渡去縣數里闊百許丈湍險

深浚不可以爲梁舊相傳讖語云金溪通人行狀元方始生郡人皆欲副其讖姓金者多更名通行姓方者更名始生然莫有應者江給事常自京師丁母夫人憂歸泉南建炎丁未卜墓地于渡之南岸工役者日有履險之勞南安宰事江公謹甚命暫聯竹筏爲小橋僅可輕單往來未幾復爲水所壞是年實生梁丞相所謂通人符之語其應如是

南安黄龍溪

中州南安縣學前有溪名黃龍乾道四年邑令天台鹿何趍府歸過學門聞路人喧呼轎卒皆駐足驚顧怪問之曰黃龍溪上龍見鹿停車熟視波瀾洶涌中一物高數丈嶄然頭角出没其間須臾雷聲大震烟霧蔽蒙騰空而上人多有見其尾者鹿爲之駭愕知此地必有嘉祥因賦詩勉諸生得句云雞渡已苻當日讖龍溪仍見此時祥士大夫多屬和明年大廷策士縣人石起宗初爲牓首矣既而列在第二龍之爲靈其

非偶然父老謂頃曾魯公擢第時溪龍亦見公廷試第一以一足微跛降第二人兩事甚相類云

右二事鹿伯可説予𥨸曾魯公父會乃第二人而魯公在宋郊牓爲第五

蔡河秀才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自外學晚出游方三月開溝亂石欄道至坊曲轉街處其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謁宿假不敢躡尋遂歸經日始告于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也乃移文開封府府以付賊曹竇鑑鑑到學詢

此士姓名曰孫行中字强甫東帶著帽而出鑑
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衆謂江東士人多好游
蔡河岸妓家則做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
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赴衙參約客使待巳
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內小板皮上烏紗帽存取
視之金書强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儕
輩伏于外須妓歸并嫗收縛送府始自言向夕
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欵曲以其衣裘華潔而舉
止生梗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于河斥賣

其物皆盡只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敗寃蒐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昌朝説）

桂林庫溝

靜江府軍資庫溝積爲物所窒水不行而金帛數失去蹤跡其原殊不測所以來勀主藏吏迭以陪償爲苦庫官白府帥撤而修之當溝之中道有兩尸以首相值仰卧其間既槁矣旁有束絹存亦斷壞不可拾其後聞他偷兒言向來盜穿竇皆由溝外以入竇甚窄僅能容身必以頭

先之而足作勢乃可進此蓋一人出未竟別一人不知而入之邂逅相遇進退皆不可故卒於死云時外舅張公爲帥

王從事妻

紹興初四方寇盜未定汴人王從事挈妻妾來臨安調官止抱劍營邸中頋左右皆娼家不爲便乃出外僦民居歸語妻曰我已得某巷某家甚寬潔明當先護籠篋行却倚轎取汝明日遂行移時而轎至妻亦往久之王復回舊邸訪覓

邸翁曰君去不數刻遣車來君夫人登時去妾隨之矣得非失路耶王驚□而反竟失妻不復可尋後五年爲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鼈甚美坐客皆大嚼王食一臠停箸悲涕宰問故曰憶亡妻在時最能饌此每治鼈裙去黑皮必盡切臠必正方今一何似也所以泣因具言始末宰亦悵然託更衣入宅旣出即罷酒曰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教授旣爾吾曹何心樂飲哉客皆去宰揖王入堂上喚一婦人出乃

其妻也相顧大慟欲絶蓋昔年將徙舍之夕姦人竊聞之遂詐輿至女儈家而貨於宰得錢三十萬宰以爲側室尋常初不使治庖廚是日偶然耳便呼車送諸王氏王拜而謝願盡償元直宰曰以同官妻爲妾不能審詳其過大矣幸無男女于此尚敢言錢乎卒歸之子頃聞錢塘俞倞話此能道其姓名鄉里今皆忘之如西安宰之賢不傳於世尤可惜也

沈仲墜崖

予叔父家養羊數百頭放諸山上多爲狼所食嘗遣表姪沈仲迹尋之值夜未畢事方獨行忽逢家所使劉行者在前戲呼其姓名仲雖怒而暗中喜得侶即相應荅劉曰此路甚險惡宜隨我來乃踵以前才數十步遂墮落崖中臂幾折忍痛大叫屠牛者居山下識其聲急張燈携梯掖之以上扶還家左臂穿穴透骨猶能道所見而劉行蓋未嘗出始知鬼也

沈緯甫

沈緯甫溫州瑞安人久游太學不成名罷歸鄉里頗以交結邑官顧貲謝爲業然遇科詔下亦赴試每不利必仰而詬人曰緯甫潦倒無成爲鄉曲笑五內分裂矣夫亦知我乎乾道六年邑尉黃君遭民訟使者遣官按究得實矣尉甚恐載酒食訪沈日夜謀所以脫免計一日挾兩妓拏舟邀沈泛之湖將近其所居使妓捧杯夾之曰可唱平地一聲雷之詞爲沈學士壽沈謝曰得如此五内不分裂矣即跪受之飲未釂雲霧斗合

風雨驟至舟力挽不可前時二月八日雷始發聲俄有霹靂震沈氏之堂一柱飛揚如屑屋脊穿透無全瓦寢室文書盡焚帷帳碎拆屏榻若受萬斧而四隅略無纖隙莫知雷所自來明日邑人相率焚香告語曰惡事不可爲沈氏之雷其得不監彼好言五内分裂斯其應乎堂門有天篆數行外人莫得見黄尉驚悸得心疾兩月小愈出詣沈沈猶舉手加額曰先生所謂一聲雷也了不省悟黄後三年亦亡瑞安主簿陳敷說

霍將軍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二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逢黥卒蓬首黧面賀賀然出於榛中見衆至有喜色左顧而嘯俄數人相繼出挾弩持刀氣貌兇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脫同行霍秀才者長大勇健能角觝技擊鄉里目爲霍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于後獨操所策短棒奮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几上肉霍連奮擊輒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

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輩出没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邀諸客小駐自率衆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八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霍非與君偕來已落賊手矣霍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立衛吾後無反顧憂此所以能勝也嚴康朝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一

龔丕顯

上饒龔丕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廷下與其徒數百人皆著白袍居西邊王者坐于上吏一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滂亦預選丕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趍升殿有所白旋下入東廊抱文書巨沓而上揭以示王王繙閱移時連頷首判官復下却挽使西慍而寤憮然不樂是年下第滂獨登科丕顯知夢

已驗但不曉坐何事嬰罰自是無進取意蹭蹬
恰一紀用免舉到省乃獲正奏名既廷試喜曰
事畢矣尚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竚立
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顧已曰汝欲見及第勑
乎出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龔
丕顯三字又細書曰爲不合爭論昏姻事展十
二年驚起具語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爲頃時鄉
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許之
惡子懼與婦人約急納幣結昏吾甥亦强委禽

馬惡子不能平訟于官甥謁吾求援吾與爲道地竟得妻一時良以爲得策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丕顯爲餘干尉竟不達而卒

遜長老

李似之侍郎彌遜爲臨川守以父少師公忌日往疎山設僧供與長老行滿共飯滿年八十餘矣飯且竟熟睨李曰公乃遜老乎李不應左右皆愕俄又曰此老僧同門兄也名上下二字皆與公同自聞公出守固已疑之今日察公言笑

動作精采容貌了不見少異公其後身復何疑

李扣其以何年終則元祐戊辰正李初生之歲

也李亦感異還家揭燕寢曰小雲堂而賦詩曰

老子何因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同參尚有

𧂐兄在異世猶將遜老誇結習未忘能作舞因

緣那得見拈花却修淨業尋來路澹泊如今居

士家李初命名時固得於夢兆甲志載之矣

陳十四父子

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鄰

人忿争密與妻謀牽其母使出鬬母久病瞽且老不能堪捽拽顛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爲鄰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爲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度溪視女遭震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采長藤入水纒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復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絶知縣穆淮說

西津亭詞

葉少蘊左丞初登第調潤州丹徒尉郡守器重之俾檢察征稅之出入務亭在西津上葉嘗以休日往與監官並欄干立望江中有采舫儀亭而南滿載皆婦女嬉笑自若謂爲貴富家人方趍避之舫已泊岸十許輩袨服而登徑詣亭上問小史曰葉學士安在幸爲入白葉不得已出見之皆再拜致詞曰學士儁聲滿江表妾輩乃眞州妓也常願一侍尊俎愜平生心而身隷樂籍儀眞過客如雲無時不開宴望頃刻之適不

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會集故相約絕
江此來殆天與其幸也萊慰謝命之坐同官謀
取酒與飲則又起言不度鄙賤輒草具殽醞自
隨敢以一杯爲公壽願得公妙語持歸夸示淮
人爲無窮光榮志願足矣顧從奴挈榼而上饌
品皆精潔迭起歌舞酒數行其魁捧花牋以請
萊命筆立成不加點竄即今所傳賀新郎詞也
其詞曰睡起聞鶯語點蒼苔簾櫳晝掩亂紅無
數吹盡殘花無人見唯有垂楊自舞漸暖靄初

回輕暑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尚有乘鸞女驚舊恨鎮如許江南夢斷橫江渚浪粘天蒲陶漲淥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蘋花寄取但悵望蘭舟容與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重爲我唱金縷卒章蓋紀實也此詞膾炙人口配坡公乳燕華屋之作而葉公自以爲非其絕唱人亦罕知其事云葉晦叔說

吉撝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撝之唐州湖陽人初娶王氏樞

密倫女弟也旣亡復娶同郡張氏居于長沙張氏生女數日得危疾醫不能治其母深憂之邀巫媼測視亡王氏立於前作祟甚劇命設位禱解許以醮懺不肯去巫語撝之曰必得長官劾人間夫婦決絶寫離書與之乃可脫撝之不忍從張曰加困篤不得已洒淚握筆書以授巫即雜紙錢焚付之巫曰婦人執書展讀竟慟哭而出矣張果愈生人休死妻古未聞也張與予室爲同堂姊妹今尚存

胡生妻

尉氏縣富家子胡生再娶張氏女頗妬胡嬖一尼畜于外甚久張知之呼其夫歸責怒捽撓至欲以爐灰眯其目胡脫手走曰寧痛箠我此豈得然張益忿自投于廷展轉咆擲時有娠越八月矣困劇間在地昏睡夢胡之前妻來曰彼乃我夫汝安得輒據吾今殺汝兒即舉拳築其腹悸而寤始道所見扶痛入室已不可堪所居去縣四十里亟呼乳醫醫未至胞墮地而死

謝眼妖術

謝眼者贛州寧都人一目眇而有妖術嘗與客坐村店遥望數婦人著新衣出游戲謂客曰彼方袪服吾必使之跣行袖手良久諸人果褰裳窘撓皆脱履襪牽衣而過既至前問其故曰沮洳被徑殊爲妨人謝笑命反顧則坦途自若也一小兒負餅餌兩畚隨其母歸外家謝就求之兒不可即取青竹篾一條密寘後畚兒覺擔頭重行稍遲母屢待之俄而偏重不能舉怪而發

冪但見小青蛇滿其中大懼悉弃之又有民挈豬頭以過者謝曰吾能得此以侑觴默誦呪數十言民行至山下訝血臭視之已變爲人首矣怖而走謝徐取以歸與客煑食每入酒家飲無敢不致敬或待遇小不愜則抛擲葦杖而出便有蛇出地上酒徒皆避席由是鄉里畏事之後年老貧悴以死其後亦絶陳熙說

薛士隆

薛士隆季宣家既遭九聖之異其後稱神物降

其居者尚連年不絶乾道癸巳歲自吳興守解
印歸永嘉得痔疾爲庸醫以毒藥攻之遂熏烝
至斃死之數日其子沄病中聞若有誦禪氏所
謂偈者其語云議著即差擬著即錯挑起杖頭
將錯就錯魚鳥飛沉各由至樂要知樂處無夢
無覺吁亦異矣士隆學無所不通見地尤髙明
淵粹剛正而有識方向用於時年財四十而至
此極善類咸嗟惜焉官止通直郎待常州闕不
及赴

洞庭走沙

謝巽與權乾道七年十一月自澧州守受代與其孥陸行抵巴陵舍于岳陽樓凡輜重之屬悉寘兩大舟又空一舟規以自載涉重湖後三日乃至岳是日岳守王習爲具招之宴郡齋舟方西來司法呂棐官舍在樓側當冬至節假秉間率妻妾登坡上縱目遥望湖心有黑物甚長乍出乍沒尾三舟而下初疑爲龍土人曰是名走沙江湖中雖有之而不常見也良久抵岸謝亦

還遂乘舟去呂復觀焉黑物隨之如初既行三十里至九龍浦欲赴道人磯宿泊沙忽猛漲成圍漸束及舡半篙師大恐入白謝請急出避遽呼家人由沙上跳登岸少頃一巨鼋升舟其身長闊丈餘以首并足盡力壓舟頂重載者皆平沉入水獨所乘輕者無恙其生生之具并衾幬裘褐盡沒暮寒方厲遣信假衣衾於王守王令道人磯巡檢募兵卒善沒者下拯之水深不可測檣竿髙數丈猶不見表知無可奈何乃止一

家亦僅脫死危矣哉

淮陰人　呂棐說

紹興三十一年浦城葉榮良貴爲淮陰令邑士人有死三日而活者云被追入冥至官府追者引從東廂過見儀仗列屋皆萬乘所用異之不敢問旣立廷下主者曰汝未合死宜亟還遂由西廂出所見如初方扣其人此何用荅曰府君將迎新天子故排比乘輿法物耳及門而寤他日以告葉葉戒使勿敢言明年皇上登極乃

印其事

淮陰民女

淮陰小民喪其女經寒食節欲作佛事薦嚴而無以爲資母截髮鬻之得六百錢出街將尋僧值五人過門迎揖作禮告其故皆轉相推避良久一僧始留曰今日不携經文行能自往假借否婦人遍訪諸鄰得金光明經一部以授僧方展卷啓白婦人涕淚如雨僧惻然曰不謂汝悲痛若此吾當就市澡浴以來爲汝盡心旣至潔

誠持誦具既回向畢乃受錢歸遇向同行四人者於茶肆扣其所得邀與共買酒已就坐未及舉杯聞窻外女子呼聲獨經僧起應之泣曰我乃彼家亡女也淪滯冥路久適蒙師課經精專之功遂得超脫閻王已勑令受生文符悉具但未用印耳師若飲酒破齋則前功盡廢實爲可惜能忍俟明日乎僧大感懼以語衆皆悚然而退亦紹興末年事也

李婦食醋

世人飲啄之物各有冥籍傳記所載及丙志所書林乂弟婦豬肉皆是也泉南爲海錯崇觀之地杯盤之間非醋不可舉著李氏一婦獨不能飲涓滴其弟因夢入冥對事臨放還過廊廡諸曹局見門上榜曰食料案就視之正得泉州一簿白吏借檢視於女兄之下每日所食纖細悉具但無醋字乃取筆書醋半升三字及寤而病瘳女兄自是日遂啖醋如常人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

夷堅丁志卷第十三 十五事

邢舜舉

邢舜舉者大觀間由武舉入官爲虢州巡檢平生躭好道術凡以一抜至必與之友嘗獨行郊外逢婦人竹冠道服前揖曰君非邢良輔乎曰然一生何所好曰好修養術然學之頗久了未睹其妙曰君雖酷好柰俗情未斷何吾與君一藥用新水服之非唯延齡又能斷衆疾亦修真之一端也邢喜謝曰幸甚固未暇即服又探袖

中取一方目曰還少丹授之曰餌此當有益稍
疑其異人試問休咎曰前程難立談君中年將
困戹晚始見佳處耳復扣其姓氏居止笑曰與
君相從久何問爲獨不憶壁間畫卷乎乃我也
今日故告君必敬必戒毋忘斯言忽不見邪亟
還舍審厥象蓋所事何仙姑道貌與適婦人無
少異怏怏自失取水吞藥且如方治丹謹服之
覺精力益壯顏色潤好曁南渡出入岳少保之
門歷福建路鈐轄坐岳事貶竄不數年併失

子家道淪替幾二十年方得隨州鈐轄知郢州後致仕居襄陽逮乾道癸巳春秋八十九矣略無病苦目光如童兒髮不白猶能上馬馳騁人指爲還丹之驗後三年方病病起三月又大瀉腹中出一物如升堅滑有光無纖氣邪慘然語旁人曰藥丹既下吾無生理矣明日而卒予弟景裴官襄陽及見之

高縣君

紹興二十四年保義郎李琦監和州東關鎮稅

家頗豐贍有高指使者赴官舒州與其妻來謁
願貸錢五萬爲行裝約終任償倍息李如其數
假之高旣滿任欲如約妻曰百千不易辦幸相
去遠彼未必來索姑俟他日可也高然其計歸
塗過和州不見李後三年李爲黄州巡轄官方
晝倦卧見高妻披驟皮來拜堂上云負公家錢
久今來奉償未及荅徑趍馬廐李驚覺廐卒報
馬生牝驟往視之正卧母旁未能動李咨歎良
久與語曰高大夫借錢我固不介意那至此若

果縣君也盡起行應聲跳躍行數步李大驚異遣書扣高生其妻正用是日死李飼養此騾不忍乘外人或欲見則徐徐牽以出但呼爲高縣君云

李遇與鬼鬭

無爲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閭尚遠遂還家忽百許小兒從路傍出皆始四五歲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與相毆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然才仆即起已散復合

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搊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小兒遂散老人亦不見李回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惛不醒諸子揭衣視但青痕遍體即就其處招䰟呼僧誦經涉半年餘始策杖能出老人疑爲土地神云時紹興二十八年也

潘秀才

漢陽學生潘秀才晚醉出學前臨荷池欲采蓮而不可得見婦人從水濱來行甚急問潘曰日已暮何爲立此潘曰汝爲誰曰東家張氏女也今夕父母並出心相慕甚久良時難失故來就君潘大喜携手同入自是旦去暮來未兩月積以羸悴同舍生扣其由祕不肯荅學正張盥苦詰之乃具以告張曰子將死矣彼果良家女焉得每夜可出又入宿學中此非鬼即妖若欲存性命當爲驗治潘懼而求教張取針串紅線付

之使密施諸衣裾上是夕用其策明日一學人分道遍訪僧坊祠室或於桃花廟壁上見繪捧香袢仙女紅線綴裙間即以刀刮去且碎其壁怪遂不復至

周三郎

潁昌舞陽縣石柱村去縣十餘里路中素有怪村民李順者入縣酣醉抵暮跨驢歸出門未遠或自後呼其姓名曰我乃汝比鄰周三郎適往縣市幹事回脚氣忽發步履絶艱苦汝能與我

共載還家當作主人以報順雖醉尚亦記此地
物怪不敢應亦不反顧其人怒曰相與鄰里無
人情如此吾必與汝同此驢語畢已坐于鞍橋
後順甚窘密解所服條轉手併繫之加鞭亟行
漸近家遽連聲欲下曰須奏廁順復不對又曰
汝且回頭看我言至再三順佯若不聞到家寂
寂無聲呼其子就視乃朽棺板也斧而焚之路
怪由是遂絶

漢陽石榴

紹興初漢陽軍有寡婦事姑甚謹姑無疾而卒
鄰家誣婦寘毒訴于官婦不勝考掠服其辜臨
出獄獄卒以石榴花一枝簪其髻行及市曹顧
行刑者曰爲我取此花插坡上石縫中旣而祝
曰我實不殺姑天若監之願使花成樹我若有
罪則花即日萎死聞者皆憐之乃就刑明日花
已生新葉遂成樹高三尺許至今每歲結實

昭惠齋

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得饅頭二隻以

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笭中將還家天忽冥晦雷電以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笭中我荅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即揮衆使退

孔勞蟲

孔思文長沙人居鄂州少時曾遇張天師授法并能治傳尸病故人呼爲孔勞蟲荆南劉五客者往來江湖妻頓氏與二子在家夜坐聞窗外

人問劉五郎在否蝢氏左右顧不見人甚懼不敢應復言曰歸時倩爲我傳語我去也劉歸妻道其事議欲徙居忽又有言曰五郎在路不易劉叱曰何物怪鬼頻來我家我元不畏汝笑曰吾即五通神非怪也今將有求於君茍能祀我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長年賈販汩没風波間獲利幾何而蹈性命不可測之險二者君宜詳思可否在君何必怒遂去不復交談劉固天資嗜利頗然其説遽於屋側建小祠即有高車駿

馬傳呼而來曰郎君奉謁劉出迎客黃衫烏帽容狀華楚才入坐盤飧酒漿絡繹精腆自是日一來無間朝暮博奕嬉笑四鄰莫測何人金銀錢帛贈餉不知數如是一年劉絕意客游家人大以爲無望之福他夕因弈棋爭先忿劉不假借推局而起明日劉訪篋中所畜無一存不勝悔怒謀召道士治之適孔生在焉具以告孔遣劉先還繼詣祠所炷香白曰吾聞此家有豈汝手空中大笑曰然知劉五命君治我君欲何

爲不過効書符小技吾正神也何懼朱砂爲孔曰聞神至靈故修敬審實何治之云問荅良久孔詰之曰吾來見神是客也獨不能設茶相待耶指頤間茶已在卓上孔曰果不與劉宅作祟盍供狀授我初頗作難既而言供與不妨少頃滿卓皆細字如炭煤所書不甚明了孔謝去慰以好語曰今日定知爲正神劉五妄訴勿恤也適過相觸突敢請罪既退以語劉料其夕當至作法隱身仗劒伏門左夜未半黄衣果來冠服

如初徑入戸孔舉劒揮之大叫而没但見血中墮黃鼠半體旦而迹諸祠正得上體於偶人下蓋一大鼠也毀廟碎像怪訖息

梁統制

鄂州選鋒軍統制梁興嘗以廳前水斛竭呼舍中卒詗問卒謝罪已而復然梁大怒欲加箠卒曰每日滿貯水其敢慢有如公弗信願至晚一臨視可知矣乃釋之但命輩水滿斛然後退明日復空頗訝其異戒使謹伺之才二更一大蟒

從屋背垂首下飲頃刻而盡遽入白梁遣小校迹其所往歷歷見過江至大別山下直入深窟中居人咸言此物宂居有年未嘗爲人害人亦莫敢近也明旦梁呼帳下趙諄領數十壯卒操勁弓傅毒矢渡江又令一人登山吹笛以爲蟒出立射殺之數夕後梁夢婦人來作色言曰我何罪於君枉見殺今相從索命趍而前欲搏梁梁大窘卽與之鬬婦人不勝曰姑以大郎君爲代未幾長子果卒諸兵死者數輩餘亦大病趙

譁懼晝夜焚香禱謝僅得免越四歲梁士漢陽人謂蟒爲山神故能報仇如是然生不能庇其軀捨江水不飲而遠戀斛中以自取禍何也

李氏虎首

乾道五年八月衡湘間寓居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呼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爲虎急報趙至問其由已不能言兒女圍繞拊之但含淚捫幼子若憐惜狀與飲食略不經目與生肉則攫取而食六

七日後稍搦在旁兒女如欲啖食自是人莫敢近趙昇置空室扃其户日飼以生肉數斤邀其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李爲人無狀衆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咎必至盍與之焚章告天使得業盡而死亦善事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數筵李方絶命生時凶戾佷姤不孝翁姑暴其親鄰趙生不敢校及是無人憐之者右十事皆梅師忠説

張尚書兒

張克公尚書夫人劉氏生三子皆不育其狀甚異二無舌一陰囊有腎十枚張公竟無子劉夫人御婢妾少恩每瞋恚輒閉諸空室不與食晚年不能飲啖十日共食米一升銷瘦骨立乃卒人以爲業報云劉氏子外姑之姊也

閻四老

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且爲驢試視我打驏即𧾷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眞與驢等又曰可剉細草和烝豆來我欲飽

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畢復卧少頃氣絶閭平生蓋在鄉里作牙儈者

萊克已

壽昌萊克已年十歲時從其父大夫將居揚州病赤目繼以血利久之大小便皆結塞遇一僧曰是服藥茹毒元藏已壞今當取而下之即出外旋剉治藥十兩許携入漬以酒使服預戒其家具浴盆以俟少焉腸胃痛徹亟踞盆有物墜于內乃腐腸也長尺許如是者再氣息僅屬父

兄謂必死至晚忽呻呼索粥旦而履地一家驚異之俄大疽發于陰尻間穿七竅糞溺自其中出臭汚不堪聞僧曰此非俗人家所能供視當隨吾以歸旣而不勝其煩復以還葉氏蓋又十年從其兄行已寓蘭溪有道人過而語之曰汝抱疾甚異吾能識之但飲我酒明日爲汝治一錢不汝索也即取酒二升與飲喜曰良醞也所釀幾何曰五斗戒使悉留之乃去明日果來燒通赤火箸剸入尾閭六七寸旻然如不覺繼以

冷箸塗藥隨傅之數反又燒鐵劄烙疽上皮皆焦落然後摻藥填六竅而存其一曰不可窒此窒則死兄在傍不忍視掩袂而起財兩夕瘡痂盡脫所烙處肉已平六竅皆盈實腹內別生小腸自是與常人亡異飲啖倍於他日而所下糞全似雞遂娶妻生子年過五十疽復發於臍下洞腹乃死凡無腸而活者四十二年世間無此病也二醫疑皆異人云

臨安民

臨安民因病傷寒而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筆管通粥飲入口每日坐于門某道人見之咨嗟曰吾能療此頃刻間事耳奈藥材不可得何民家人聞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肯告而去明日又言之會中貴人罷直歸下馬觀病者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固問所須乃梅花片腦也笑曰此不難致即遣僕馳取以付之道人屑爲末摻舌上隨手而縮凡用二錢病立愈右二事葉行已孝恭說

雞頭人

徐吉卿侍郎嚞居衢州之北三十里乾道六年閒白晝有物立於墻下人身雞頭長可一丈侍妾出見之驚仆即死健僕或持瓦石揮擊若無所覺良久乃沒徐之次子官于秀州數日後問其訃正此怪見之日而徐公壽考康寧固未艾怪不能爲之祟也徐公宗人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三

武眞人

武眞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則如初母甚異之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照鞅鞅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詈怒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輿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眞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升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謫塵境三紀復來汝

歸休粮遂弃人間事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强又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何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混合真人印俾度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絕姻事俾遂迺志自是獨居淨室閣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奏求符或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糧至中塗從者餒但市桃兩顆呵氣授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饑侍御史陳某居錢

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旁別圃建層樓圃人告
有騎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馬有是薄暮携劍
印宿于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趣之歸曰
幼女係空中如物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
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
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巾家人益恐
致書招元照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
初無疾者照携之宿樓上越三晝夜無所覩女
亦泰然韓子扆太尉公裔官輦下嘗自書章擬

奏于天述遭遇
太上與運事人無知者邀照奏之俯伏良久乃
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
上帝嘉公恬靖無覬幸批荅云謹守千二日辨
曹賞厥功後皆應如照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
至不得屈申照爲桉摩覺胥間如火熱又摩其
髀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中出登時履地厥疾
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叫
呼而出值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照及

戶而逗曰室有自縊者蓬首出舌見吾求度即
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眞官符超
生不復來矣啓闢而出韓氏設榻留照寢不聞
喘息徐見青雲起阜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
碧流離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
家婢有娠過期不產請照往諸婢雜立照獨視
孕者咨嗟曰爾宿生爲樵夫嘗擊殺大蛇今故
讎汝在腹食爾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
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產一大蛇王聞

之大駭敬禮之欲贈以金繒不受復如韓氏留歲餘欲歸止之不可涕泣而别言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也旦日拏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語移時乃去數日或詣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子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時紹興十一年也韓俣廷碩說

存心齋

趙善璉與其弟居衢州肄業城内一寺傍小室曰亦樂齋是歲獲解而絀於春官或爲言樂與落同音士子所深諱而以名其居宜不利矣乃改爲居易齋久之夢老翁高冠雪顙來相訪指而言曰子所以易此者正以樂字爲不美獨不思居易者唐白樂天之名乎白樂之稱尤爲未避璉謝曰然則何爲而可曰當命爲存心齋可矣覺而更之遂以乾道五年登第調章貢幙官爲予言

明州老翁

明州城外五十里小溪村有富家翁造巨宅凡門廊廳級皆如大官舍或諫其爲非民居所宜怒不聽財成而翁死其子不能守先是魏南夫丞相寓城中無宅可居及罷相來歸空橐中得千萬買之家人時時見老翁往來咨歎如有恨者共以白丞相爲立小室塑以爲土地自是不復出

徐閎說

千雞夢

新安郡士人夢雞數百千隻飛翔廷中時方應舉疑非沖騰之物以告所善者或曰世謂雞為五德今若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為君賀果登科羅頡說

武唐公

武唐公者本閬州僧官嗜酒亡賴嘗夜半出扣酒家求沽怒酒僕啓戶遲奮拳搥其胷立死踰城亡命迤邐至台州國清寺自稱武道人素精醫技凡所拯療用藥皆非常法又必痛飲斗餘

大醉跌宕方肯診視然疾者輒癒後浪游衢州
江山縣豪族顏忠訓之妻毛氏孕二十四月未
育武乘醉欲入視顏曰道人醉矣須明旦可乎
武曰吾自醉爾病人不醉也遂入又呼酒數升
乃言曰賢室非妊娠所感甚異幸其物未出設
更半月殆矣吾請言其證平生好食雞每食必
遣婢縛生雞於前徐觀其死天明一飽食終日
不復再飯審如是乎顏生驚曰誠然武與約索
錢至二十萬始留藥一服戒家人預備巨鉢及

利刃曰即餌藥中夕腹痛當喚我如期果大痛
急邀之入入則毛氏正產一物武持刃斷爲兩
覆以鉢命婢掖孕者起繞房行明旦啓鉢視之
蓋大鼈也首足皆成全形目亦開特爲膜所絡
動轉未快故不能殺人顔生敬謝欲償元約且
以所主酒坊與之皆笑不取曰吾特戲君耳建
炎中卒於國清年八十餘歲國清僧道益從其
學醫話此事

孔都

饒州獄卒孔都素與酒家婦人游一日過其門用他故爭鬨郡牙校夏生適見之明晨婦人訴于郡夏生頗左右之孔受杖心銜其事後數日出至永平監之東欲買酒而夏生又先在彼望見孔入從後戶佚去孔徑回抵贍軍庫以私醖告官官亟追賣酒人并比鄰送獄獄成釀者坐徒刑且籍産拆屋四鄰皆均賞錢夏生亦被罪釀者當出賞百餘千無以償至於鬻其女不勝怨率鄰人共詣東嶽行宮具訴孔夏私隙遷怒

破其家祈神爲主是日孔在家忽震恐不自持
呼妻子及里人聚坐過夜半乃言遭十餘人見
捕賴此閭黨盛令舍去矣天未曉索衫著出曰
當往獄官聽是晚不還家歷五日或言有溺死
於澹津湖者孔妻驚疑必其夫及廂官滂出尸
果也蓋孔挾一時之忿致諸家撓壞如此故神
殛之云淳熙元年四月也

白崖神

梓潼射洪縣白崖陸使君祠舊傳云姓陸名弼

終於梁瀘州刺史今廟食益盛政和八年十月七日蜀人迪功郎郭時自昌州歸臨卭過宿瀨川驛夢爲二吏所召行數里至官府極宏麗廳事對設二錦茵廷下侍衛肅然頃之朱紫吏十輩擁一神人紫袍金帶引時對立時瞪眙未及言神顧曰且易服乃退如西廡吏云王自言與君有同年家契當受君拜昌爲不言王甚不樂時曰王爲誰曰射洪顯惠廟神昔年瀘南安撫使英州刺史王公也其子雲今爲簡州守時始

悟與雲實同年進士甚懼曰然則欲謝不敏且致拜可乎吏曰可再揖至茵次通叙委曲因再拜神喜跪受勞問如世間禮遂就坐神曰吾入蜀踰二紀矣曩過陸使君廟留詩曰瀘州刺史作遷謫合是龍歸舊洞來一時傳誦指爲讖暨以言事得罪弃官謝世獲居于此獨恨王氏族人無知者藉子之簡州告吾兒時敬諾寤後六日至簡池謁太守弗獲不得告明年過資州復夢神召見責其食言時愧謝神曰是行必爲

我言之吾近數有功於民不久亦稍增秩禮命矣時旣覺兼程至簡以手書達所夢太守感泣訪手澤於家而得其詩王公名獻可字補之自文階易武仕至諸司使英州刺史知瀘南而卒豈非代陸公爲白崖神乎龍歸洞之事見於廟記宣和六年宇文虛中與雲同在河北宣撫幕府爲作記云

慈感蚌珠

大觀中湖州人邵宗益買蚌於市烹而剖之其

一有珠究然成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
紋畢具觀者敬駭遂奉以歸慈感寺寺僧櫝藏
客至必出示葉少蘊作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
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
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鷲嶺存此
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一時名流屬
和甚衆曾公衮紆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
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霅水直通方廣古靈源
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汙泥實性存隱現去來

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此寺臨溪流建炎間兩浙提刑楊應誠與客傳玩不覺越檻躍入水中四坐失色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杳茫之間一索而獲葛常之立方說

蔡郝妻妾

蔡待制之子某建炎間自金州□陽令解官避地入蜀久之得監大寧監鹽井挈家之任妻生男五歲女三歲矣同處一舟而蔡私挾外舍婦人別乘一小艇日往焉常相距數里至暮或相

失妻密知之平旦遣童持合至蔡所曰孺人送
熟心來啓之則二兒首也蔡驚痛如癡止棹以
須其至至已自刎矣蔡竟與嬖人之官持身復
不謹爲郡守王君所按其家多貲悉傾倒以獻
僅得免未幾亦卒郝師莊者嘗爲忠州墊江令
後寓夔府僧寺妻先亡一妾有子專家政郝生
招同寺人飲酒或指墻而笑曰此處獨無瓦又
光潔得非僧徒夜踰垣至君内乎郝信以爲然
日夕訶責其妾疑忌百端雖小故不捨妾不勝

寃忿伺郝曉出即刃厥子且藏刀衣下郝聞變走還及門欲入適別婢擁篲在前瞬目使去凶妾知不可奈亦自戕婦人天資鷙忍故殺子隕身而不嬋傳記中所載或有之

郭提刑妾

政和末陝西提刑郭允迪招提舉木筏葉大夫飲酒出家伎侑席一姬失寵於主人解逢迎客意葉乘醉謔之曰吾從主公求汝必可得當卜日遣車相迎姬大喜蒲望信爲誠說窮日夜望

之眠食盡廢遂綿綿得疾不能興傍人往視病輒曰葉提舉車馬來未明年元夕忽自力新粧易衣告人曰向正約今日而肩輿果來我即去才舉步奄然而隕蓋葉君酒間戲言旋踵不記憶此姫乃用迷著以致死二司皆在河中府時外舅爲學官云

劉十九郎

欒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暲歷洪源石村何衝

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郤不聽怪黨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趍廡下客房宿略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旦劉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纔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如前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偵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来甚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

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視窘愲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卧妻子環哭已三日 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他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即日皆安予於乙志書石田王十五爲瘟鬼驅至宣城事頗相類

雷震犬

淳熙元年六月十五日饒州大雷雨市店有客携獵犬來數日矣是日正午卧于茶卓下忽濃雲蔽屋店中漸暗客妻出呼犬爲一青面長人掣其手使去少頃開睛犬已死毛皆焦灼直上屋瓦碎者甚多犬之罪無由可知然雷威亦褻矣

夷堅丁志卷第十五

夢龜告方

冀州士人徐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醫者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矣夜夢龜曰吾惟整痛不能整骨有奇方奉告幸勿相害也蟠扣之云取生地黃一斤生姜四兩擣研細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罨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止痛後整骨大有神効蟠用其法果驗

田三姑

淄州人田轂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敏中欲託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取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于張故居没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欻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候則其娣憑焉咄咄責妹曰何處無昏姻必欲與我共一婿死又不設位祀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相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

曰此自田叔所爲非今孀過既一家娣妹寧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福又曰慶孫汝可上床坐叔翁者田三之季父轂慶孫者其稚子也皆亡矣葢群鬼蒲室左右盡悚俄開目變貌作田氏音聲顧張曰知縣其爲姑來姑生前有欲言者今當具以告邀使稍前歷道始死時夫兄侵牟及婢妾竊攘事主名物色的的不差且囑立所養次子爲劉氏後復切切屛語似不欲他人預聞良久洒淚曰我無大罪惡不墮地獄

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起脫耳嗚咽而去方
附著時廖氏眼頰笑渦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
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訖于廖歸明年春將祔
于劉塋張與廖送葬宿其冢次方寒雨凄零松
風谷響皆起怖悸意廖復爲所憑張譙之曰必
山鬼野恠假託若眞田三姑何爲容色不與去
冬等隨聲而變宛然不少異申言曩事丁寧委
曲然後已追廖氏還家又來倩有禱於張旁人
曰張知縣居不遠盍徑往白之曰宅龍遮我雖

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爲是後一年廖卒始絕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爲可怪也

汪澄憑語

番陽人汪澄家頗富獨好以漁弋罣罦爲樂年財三十以乾道九年五月死其妻里中余氏女也稍取其敎戲之具與人或毁弃之明年七月旦初夜妻在床未睡覺四體竦淅驚惴呼告其乳媪媪亦然俄頃作澄語罵其妻曰賤人來吾死能幾時汝已萌改適他人意二子皆十許歲

家貲殊不薄豈不能守以終喪吾甚愛鸜鵒彫籠及雙角弓何得便與三十五舅三十五舅者妻之兄仲滔也所居正比鄰密覘壁間澄厲聲曰何不入視我而顧竊聽滔懼即舍去又使招其仲兄辭以疾則歎息曰生時不相睦固知其不肯來吾父可得見否父老且病扶杖哭而入澄拱手而揖爲恭敬聽命之狀父曰兒旣不幸早世得不墮惡趣寬吾悲心無爲見怪於家怖妻子也澄亦泣曰大人有言澄當去媼遂厥然

而默如兩食頃復附語呼其子曰我將出而土
地見阻汝宜辦小祭善爲我辭子遽殺雞取酒
詣祠禱解媼乃蘇□氏□□□□說

聶進食厭物

北京人聶進家世奉道不茹犬鴈鼈黿蒜之屬唯
進獨喜食父常戒之輒曰將止矣他日又如初
年二十二歲時病傷寒困頓見青衣人來喚遂
隨以行踰山涉水乃抵大城門門吏問此何人
青衣曰聶進也吏曰來矣可速行已而到一宮

闕門下復有吏衣裾甚偉亦抗聲問曰何人青衣復曰聶進也吏亦曰來矣官人相候久可速入進殊驚悸引立廡下或呼令升階進密舉首見三人皆王者服据案坐諭進曰汝嗜食厭物雖父兄戒飭不敬聽是何理耶此等物亦有何好進伏地告曰茲蒙嚴旨自此决當斷食王曰果能爾當放還進曰苟復念此罪死不赦王命吏送歸冥行不知所之及家望孥累聚泣吏推之身投搨上血汗從鼻出約兩斗許移時漸甦

進後由北方歸正得官淳熙元年年四十九矣爲秉義郎添監撫州酒稅自言其事

新廣祐王

邵武軍北大乾山廣祐王廟攷圖記乃唐末歐陽使君之神距縣二十里對路立屋數楹以館祠客有王道人者居其旁躬灑掃事頗謹樸戇直乾道四年秋夢車騎蒲野羽儀輿蓋如迎方伯連率而又過之皆自廟中出趨問何所往一吏曰遠接新廣祐王曰敢問王何人今居何地

曰在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覺而記其語明日徑走其處詢訪之果有陳丞以進士登第平生廉正爲鄉里所稱死方五日道人驗夢可信喜而歸稍以告人今猶處祠側

詹小哥

撫州南門黄栢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爲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反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直以爲死矣會中元盂蘭盆齋前一夕詹

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于外者母曰
小哥眞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紉錢祝曰果爲吾
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
陰風肅肅類人探而出之毋兄失聲哭亟呼僧
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
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未可稍前諦
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黄受傭
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晁端揆

晁端揆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眄寄情未能諧偶婦忽乘夜來挽衣求共被晁大喜未明索去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蓐褥閒餘血浣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閭聞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晁掩涕而歸

水上婦人

政和閒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失其名以威風峭直震郡縣嘗乘舟按部還遙見水上若婦人長

尺餘衣袂蹁蹮迎舟而下泊相近容色悽慘類
有所愬及相去只尺迷不知所在疑爲偶然也
次日所見復如之其色益悲周謂必寃鬼伸吐
遂停棹即近縣追一倡須語言稍警慧者衆莫
測何爲既至衣冠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寃當憑
此倡以言吾爲汝直須臾倡凛凛改容哀且泣
音聲如他州人云妾某州某縣某氏爲某人謀
隨録其語密檄下彼郡捕得凶民一問具伏遂
寘諸法周表卿尚書爲宜黃丞時爲踈山長老

了如說而忘其名或云即茂振樞密麟之父也

張珪復生

江吳之俗指傷寒疾爲疫癘病者氣才絶即斂而寄諸四郊不敢時刻留臨川民張珪死寘柩于城西廣澤庵庵僧了壽夜聞撲索有聲起而伺則張柩中也旣不敢發視之隔城數里無由得言但拱手而已良久聲息遲明奔告其家亦不問至秋將火葬剖柩見尸乃側卧掩面衣服盡碎裂蓋曩夕復蘇而不獲伸也吁可傷哉番

陽亦有小民以六月拜嶽帝祠觸熱悶絕亟棺

厝于普通塔其事正同

張客奇遇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人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戸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臥自述所從來曰我鄰家子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者得非爲所惑否張祕不肯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略無羞

諱色曰是也張與之狎弗畏懼委曲扣其實曰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取我貲貨二百千約以禮皆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悒悒成瘵疾求生不能家人漸見厭不勝憤投繯而死家持所居售人今爲邸店此室實吾故棲尚眷戀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事絕如意婦人嗟喟良从曰我當以始終託子憶埋白金五十兩於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費張發地得金如言不

誣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低語曰久留此無益幸能挈我歸乎張曰諾令書一牌曰廿二娘位緘于篋遇所至啓緘微呼便出相見張悉從之結束告去邸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於道路張殊不以爲疑日日經行無不共處旣到家徐於壁間閑位牌妻謂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遂出妻詰夫曰彼何人斯勿盜良家子累我張盡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問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達城南正度江婦人出白

一二二十五

七

甚愧謝爾柰相從不久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則荒擾殊甚鄰人曰楊元無疾適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遽歸竟無復遇臨川吳彥周舊就館於張鄉里能談其異但未暇質究也

吳二孝感

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當爲雷擊死二乞救護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

免也吴雖下　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
白云將他適請暫諸娣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
中天地冥暗雷聲塡然吴益虞驚母趣使閉戶
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吴幸免
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
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也
母子至今如初

杜默謁項王

和州士人杜默累歲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

烏江入謁項王　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又慟淚如雨廟祝畏其必獲罪强扶掖下掖之出猶回首長嘆不能自釋祝秉燭入撿視神像亦垂淚尚未已

龜鶴小石

王仲禮因作屋就隙地取土遂成窪池得黑石

小塊才廣二寸許汲水滌之上有白龜白鶴形模宛然鶴之尾龜之背則純黑初謂前人染成者稍刮磨之實然於是盛以磁器置之書案猶未覺其異他日夕陽透牕正照鼎上二物皆浮起於水中取出諦視元在故處復置諸水則亦如先所見始加珍秘時紹熙甲子歲也至于乙亥恰一紀忽焉失之

夷堅丁志卷第十五

鄭生夫婦

鄭𣪍夫內翰姪孫爟爲林才中大卿壻成親四年生一男一女伉儷甚睦鄭因入京遇上元節先一日將游上清宮偶故人留飯食牛脯甚美暮不至宮才觀燈殿上忽覺神思敞𡆀亟歸已發狂妄語手指其前若有所見曰□□□□□殺此人當時有男子在旁見用藥□□□□□旁人乃今妻也呼問林氏亦約略能記憶中毒

者責罵之頗峻林氏曰本非同舉意何爲及我其人曰因何不言自是鄭生常如病風數毆詈厥妻無復平時歡意不能一朝居林卿命女仳離歸家寃隨之不釋遂爲尼鄭訖爲廢人後出家著僧服死於無錫縣寺

黃安道

番陽士人黃安道治詩累試不第議欲罷舉爲商往來京洛關陜閒小有所贏遂利之心遂固方自京齎貨且西適科詔下鄉人在都者交責

之曰君養親忍不自克而爲賈客乎不得已同寓一寺夜夢人著道服仙衣据案坐前有簿書呼語之曰此先輩牓黃意其神也再拜哀禱求知姓名仙問汝誰氏子何許人具以對乃啓簿累葉指一黃戞示之曰君也對曰姓是名非恐必不然仙曰是矣至于再三黃始沉思曰然則當易名應之耳謝而且退仙又曰典謨訓誥是汝及第時黃寤與鄉人語疑所治經復不同或勸使併改經遂名戞而以書應舉即預薦到南

省第二道義題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果登第

吴民放鱓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鱓爲業日贏三百錢甲嘗得鱓未賣夢人哀鳴曰念我有子言至再四驚而覺無所覩燃火照尋聲在桶内一鱓仰頭噞喁審聽之口中如云念我有子者甲遽悟曰賣爾求利本非善圖即默發願改業明日又以當所贏錢與乙而併買其所負者放諸江鱓迎水引首隨之久而不去甲祝曰我坐貧故不

念罪福今旣放爾而相逐不捨豈非尚有怨乎
應聲而没旣空歸其妻以失累日所得詬之曰
必以供飲博費窮詰不已始具告之殊弗信是
夜別夢數十人言汝欲圖錢作經紀蓋往某路
二十里閒當可得旣寤憶所指非人常行處試
往焉約二十里草蔓邃密中似有物視之得舊
開元通寶錢二萬如宿藏者欣然拜受負以還
用爲本業家遂小康

仙舟上天

馬忠玉隨其父爲金陵幕官七月中家一女一婦同登舍後小樓天色約未申閒仰空寓目見一舟凌虛直上數道士環坐笑語須臾扣天表天爲之開色正赤舟徑由開處入天即合無際而開處尚赩赩如霞忠玉聞而往觀但猶見一道赤色耳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雨忽作雷電揔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

火塊迸走有飛光大如燕自敕書樓過而南須
臾稍息外報縣南村中民饒相家貯穀倉遭爇
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
及穀皆燒變如甆狀後數十日有商客類道人
過其處以石擊所燒倉倉中敗穀堅如石成五
色或如蜂蝶蚓螘龜魚蠶蛾之類或猶是穀穗
客取數品藏去梵香拜□前及取碎末於盌内
研細酌溪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此雷丹也凡
有禍有病者此悉能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

病祟輒愈取之幾半饒氏方知愛惜設杙遮闌衆乃不至而自外至中心皆成佛象侍衛羅漢儼然從歸居室供事智甫遣吏往求但於烈褥中得類物形者少許而已饒相官爲宰府宰

雞子夢

東平董瑛堅老之父知澤州凌川縣縣素荒寂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饌蕭索爲苦會將嫁妹郡官寄餉乾㚒牙雞子三十枚大以爲珍味食其七而留其餘挂於堂内梁上已而妹

壻至庖妾請以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著帬帔而跋足旦起覵面妾持义取所挂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乃捨之遍求牝雞於同官家分抱焉皆一一成雛唯一雛病脚董自是不殺生右八事皆董堅老相授云其先君火保所記也故皆遠年事

浙西提舉

司馬漢章綽紹興二十七年自浙西提舉常平罷其幹官張某夢人告曰司馬復得舊物矣旁

又一人言乃其弟李思伋也張馳以白漢章且賀其擢序不久繼邸報至除國子監朱丞損閩名字正同已歎其驗朱公即福州相君也陞辭日留爲右正言而謝景思得之與李思名同晁神善戲人如此

胡邦寧

宜春人胡邦寧爲江西劇盜出沒吉州之西平山官兵追捕不能獲積爲民間巨害累歲乃就擒既磔死於豫章本郡發吏其父冢尸已槁未

盡壞當心有白蝗宂宛然如一劒但未脫鞘耳其子盜弄潢池兵冝伏斧鉞異哉二事皆漢章說

祝鑰二刀

縉雲祝鑰乾道壬辰春就銓夢人來報之中第三等又有持二刀授之者既榜出中選如夢迨注官射隆興之新建尉建昌之廣昌南劒之劒浦主簿凡三闕竟得劒浦乃悟二刀之兆

國子監夢

汪安行徽州績溪人既改官調知廬州舒城縣

闕到而代者再任汪欲走都下別謀之到郡見
教授林文濳同年生也勸之曰二年缺正自不
易得何以易爲汪即有歸志夜夢人促其行云
已得國子監差遣矣寤而喜語其僕復决行計
至都數日乃被勑差充國子監別試所謄録對
讀官給本監講堂印一紐所謂差遣者乃如此
孰謂小事非前定乎
王眞道人
高子勉荷世居荆渚多貲而


萬買美妾眞諸別圃作竹樓居之名曰玉眞道人日游其間有佳客至則呼之侑席無事輒終日閉關未嘗時節出嬉歷數歲當寒食拜掃子勉邀與家人同出辭不肯强之至再三則曰主公有命豈得終違我此出必凶是亦命也子勉怪其言但疑其不欲與妻相見竟使偕行玉眞乘轎雜於衆人閒甫出郊上冢者紛紛適有獵師過前眞戰栗之聲已聞于外火頃雙鷹往來掠簾外雙犬即轎中曳出之齧其喉立死子勉

奔救已無及容貌儼然如生將舉尸歸始見尾垂地蓋野狐云此事絕類唐鄭生也王齊賢記

臨卭李生

卭州李大夫之孫元夕觀燈惑一游女□□□不暫捨女時時回首微笑若招令出郭□□□又一男子同途適素所善者以爲得侶竊自喜徐行至江邊男子忽捨去女不從橋過而下臨水濱李心猶了然頗怪訝亟往呼之女從水面掩冉而逝逼李之身環繞數四遂迷不顧省乃

携手淩波而度徑入山寺中趨廊下曲室屋甚窄幾壓其背不勝悶極聲大呼寺僧固知所謂秉炬來訪蓋誰家婦蕆堂李踞卧于上如欲入而未獲者僧識之曰此李中孚使君家人也急扶掖詣方丈灌以藥到明稍甦送之歸凡病彌月始愈司馬漢章云乃其妻鮮于夫人之外弟也

吴氏迎婦

樂平吳璞女嫁德興余寧一有子娶婺原張氏

女爲婦余生死吳繼改嫁後十年亦亡余家老婢晝夢人來謂已曰吳夫人具采舟在江中遣我迎婦及汝婢夢中固拒不肯往婦獨命車隨其使登舟未數月婦小病遽不起時淳熙元年也婢至今存

夷堅丁志卷第十六

甘棠失目

番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講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道人頎而長著黃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却之曰素眛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

江岸岸先艤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挂金書牌刻
勑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
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令夙緣相值當爲汝醫棠
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
强令仰卧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攪眶
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
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餅中湯半杯與飲
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卧如初棠知無可奈
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眶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

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旣至邸爲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棠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爲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瑠璃缾

徽宗嘗以北流離膽缾十付小璫使命匠範金托其裏璫持示苑匠皆束手曰寘金於中當用

鐵筦熨烙之乃安貼而是器頸窄不能容又脆
薄不堪手觸必治之且破碎寧獲罪不敢為也
璫知不可强漫貯篋中他日行廛間見錫工銲
陶器精甚試以一授之曰為我托裏工不復擬
議但約明旦來取至則已畢璫曰吾觀汝伎能
絕出禁苑諸人右顧屈居此得非以貧累乎因
以實諗之荅曰易事耳璫即與俱入而奏其事
上亦欲親閱視為之幸後苑悉呼衆金工列庭
下一一詢之皆如昨說錫工者獨前取金鍛治

薄如紙舉而裹餅外衆咄曰若然誰不能固知
汝俗工何足辨此其人笑不應俄剥所裹者□
于銀箸上插餅中稍稍實以汞揜餅口左右湏
挏之良久金附著滿中了無罅隙徐以爪甲匀
其上而已衆始愕眙相視其人奏言瑠璃爲器
豈復容堅物振觸獨水銀柔而重徐入而不傷
雖其性必蝕金然非目所睹處無害也
上大喜厚賚賜遣之予又記元祐閒中宫宋用
臣謫舒州郡新作大樂鼓甚華飾以金采旣登

架旁鐶忽斷欲剖之重惜工費宋命別爲大環歧其股爲鎖鬚狀以鐵固鼓腹之竅使極窄即敲環入竅中纔入而鬚張遂不復脫是皆巧思得之於心出人意表者前事劉子思記

袁仲誠

丹陽袁仲誠孚自右正言外補已而爲江東提刑夢人告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其義如何夢中不能答明日以語館客范存誠存誠曰下文蓋云命世亞聖之大才眞吉夢也未旬日袁得

風疾卒于官識者始解之曰二句之上云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表所歷官及所得疾皆見於是矣何物黠鬼司夢能戲弄人如此時乾道三年

閻羅城

襄陽南漳人張腆居縣之鴟汉世工醫紹興十八年夏夜夢自所居東行二里許過固城鋪北上夂之入大城出北門登溪上高橋橋上水中人往來如織見其妻鄭氏亦涉水登岸欲前同

迷轉眄間已相失俄別至一城同行者莫知其數腴已入門回問戶者此何郡縣曰閻羅城也腴知身已死甚悲懼彷徨無計不覺又前進至階北見大門三楹與衆俱入過百許步復至一門五楹金碧照曜頃之又過一門塗飾益華兩廡下對列司局正殿極高大垂黃簾腴且行且觀至東廡吏舍門內顧舍中人悉冠帶或朱或紫前揖之了不相應獨一緋衣者微作答腴立移時緋衣頗相憫以足撥一甎云可坐此坐未

定妻忽立於門外相顧皆漠然頃之一人自殿簾出著黃指子背拱手仰視屋桷移步甚緩若有所思久而復入腆問何官緋衣搖手低語曰此閻羅天子也腆曰適覲狀貌與人間所畫不同却與清元眞君甚相似言未旣殿上卷簾呼押文字羣吏奔而往下列囚甚衆或送獄或枷訊或卽放去度兩時許人去且盡腆在吏舍逸見其妻亦決杖二十但驚痛垂涕而已須臾簾復垂吏還舍解衣半坐半卧緋衣指腆謂同列

曰此人無過何不令還衆皆默然又言之乃曰
公欲遣去何必相問其中一人云渠雖欲去三
重門如何過得緋衣戒胦曰外面如有人相問
但云司裏令喚獄子胦遜謝而出每及一門必
有問者如其言即免復尋舊路急行將近屋東
橋下跌水中而寤雞既鳴矣呼其妻亦矍然驚
覺語所夢無不同者妻罵曰我方受杖時君在
旁略不顧我情如路人豈可復為夫婦遂各寢
處才數日鄭氏胥下忽微瘇繼生巨瘡痛不堪

忍凡十日膿始潰又十日方瘉腴慨然弃家詣均州武當山從孫先生者訪道越十七年乃亡穀城醫者王思明與腴相好景裴弟官襄幕得於思明云

王禛不飲

嚴州觀察判官王禛京東人每與人燕會酒不濡脣同官皆疑爲挾詐云得非陰伺吾曹醉中過失售諸長官以資進身計乎益久稍以獨醒侵之禛長歎移時愀然曰久欲祕此事諸君旣

相疑敢不盡言即袒衣示之背兩瘢相對如嘗受徒刑者徐而言曰三年前疽發於背甚惡一日瘡劇冥冥不知人或呼使出外到官府中有据案見詰曰汝曾爲某州幕職乎對曰然曰某時某事某人不應坐某罪汝何得輒斷之對曰此郡守之意積持之連日嘗入議狀爭辨至遭叱怒訖不能回公牘始末具存恨無由取至爾主者命左右云云一卒趍而出俄頃已持文案來主者反覆閱視喜曰汝果無罪幾誤殺汝今

遣汝歸呼元追吏護送吏頗賢沿路款語力戒
曰回世間切勿飲酒問其故不肯言及寤腥血
交流瘡已潰即日遂瘉性本好飲思冥吏之戒
不忍再速死也聞者皆慘懼自悔云

淳安民

嚴州淳安縣富家翁誤歐一村民至死其家不
能訴民有弟爲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爲
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爲人弟即具牒將詣
縣方君固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已而荅曰此我

家僕何敢然當諭使止之彼不過薄有所覬耳爲喚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千與僕别致三百千爲方君謝纔數月僕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旣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邑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訊倩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辦買翁幸爲我市當輦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價卽如數送漆

明年僕又欲終訟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法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令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距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爲鄂州蒲圻宰白晝恍恍於廳事對羣吏震悸言曰固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逮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語仆地卒吏以所見白始知其冥報云

薛賀州

鄭人薛鋭仲藏爲賀州守晩治事且退意緒忽
昏昏不佳枕胡床假寐或揖其前請行身隨以
出到某處他吏來言曰官人傳語使君使君大
期甚不遠若自此不出仕前程猶未艾也薛寓
會稽久生理從容宦情素薄聞之即應曰願自
此不復仕吏即去俄復來曰官人欲得一文書
爲證薛索紙筆書授之吏顧曰既已形於文牘
不可復悔矣遂去已而又來曰官人甚喜使君
可歸薛惘然如夢覺即日上章乞祠官還越時

淳熙三年官爲朝請郎爲人言必須至大夫經郊恩任子當挂冠矣後二年薛致仕

三鴉鎮

三鴉鎮在河北孤迥處汝州魯山縣亦有三鴉鎮鎮官一員俸入不能給妻孥官況蕭條地多塘濼捨蒲藕魚鼈之外市井絶無可買前後監司未嘗至有運使行部從吏導之過焉入其治則官吏已悉委去無薄書可尋詰徘徊堂上顧紙屏間題字尚濕試閱之乃小詩曰二年憔悴在三鴉無米

無錢忌養家每日兩餐唯是藕看看口裏出蓮花運使默笑而去好事者傳誦焉蒙城高公泗師魯紹興末監平江市征吳中羊價絕高肉一斤爲錢九百時郡守去官浙漕林安宅居仁攝府事其人介而嗇意郡僚買羊肉食者必貪將索買物歷驗之通判沈度公雅以告師魯曰君北人必不免食此盍取歷竄亂改毋爲府公所困師魯笑謝爲沈話前說且曰亦嘗倣其體作一絕句云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

把魚鰕充兩膳肚皮令作小池塘聞者皆大笑

林公微聞之索歷之事亦已右四事皆高師魯說

劉堯舉

紹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爲秀州許市巡檢其子堯舉買舟趨郡就流寓試悅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蠱之女亦似有意翁媼覺焉防察不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媼止媼每出則翁止生東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爲者但賦韻不同

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然旣無所點竄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舟人固以爲如昨日也翁媪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牓來報秀才爲牓首傍一人曰非也郎君所爲事不義天勑殿一舉矣覺而相語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已而乃以雜犯見牓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三年從宦淮西果魁薦然竟不第以死

夷堅丁志卷第十八　十二事

路當可

丙志載梁子正說路當可事云其父爲商水主簿路之父君寶爲令故見其得法甚的滕彥智云當可乃其舅氏蓋得法於蜀而君寶是其叔祖子正之說不然滕言嘗與中外兄弟白舅氏丏一常行小術可以護身者舅曰談何容易吾平生持身莊敬不敢斯須輿慢心猶三遇厄當爲汝輩道之其一事云頃經嚴州村落閒過舊

友方氏家留飲款洽日且暮里豪葉氏介主人
來言笄女未嫁而爲魅所惑撓凡以法至者輒
沮敗以去敢敬請於公吾雖被酒固不妨行法
即如葉氏喚女出旣出端麗絕人黙驚羨以爲
向所未覩女忽奮而前若爲人所驅擁吾惘然
變色急趨避于佛堂中女追逐至門乃反吾以
鬼見困從其家求閒靜處將具奏于天主人引
吾至西邊小圃一堂前後皆巨竹與所居相口
云此最絜清吾取箧笥朱丹符筆之屬寘几上

未暇舉筆俄蒙然無所知閉目審聽覺身在虛空坐處搖兀不小定蓋已見縻於竹杙食頃還故處則几桉牕戶皆糞穢狼籍不可口度未能與敵急喚僕肩輿出外行十許里適得道觀遂託宿精神稍寧始趨庭中望斗下焚香百拜謝過退而焚奏章留兩宿微似有影響遣一道流詣葉氏物色之歸云火昨從圃中堂起盡焫叢竹延及山後高林門前屋數十區并土地小廟皆煨燼吾知訟已直自還扣之一家長少正相

賀云女經年冥冥不知人今日如醉醒說去歲在房内見一老翁來爲媒妁出入數四又數日以金珠幣帛數合來已而迎一少年入與我爲夫婦明日挾我歸謁翁姑其他稱伯叔者又十餘人翁甚老呼謂衆曰吾家受葉氏香火幾世矣汝等後生肆爲不義禍必及我何不取諸他處乎少年曰此憑媒納幣而取之昏禮明白何所懼後數聞術士至必相與合力敵之往往告捉及路眞官來翁又呼謂衆曰吾聞路眞官法

力通神非常人比必不免衆亦頗懼俄有喚我言眞官呌汝我遂行衆皆從于後將至書院忽呼笑曰眞官夸汝好盍往就之遂擁我以前旣退翁問所以歎曰事已至此果能殺之則大善今禍猶在也適方會食門内火遽起煙炎亘天翁拊膺慟哭曰禍至矣以手推我出曰爲汝滅吾家我纔得歸火乃稍息常時所見室宇臺觀一切無孑遺所謂行媒者土地也此事本末可畏如此吾幾受其害豈汝輩所當學哉彥智擧

此時尚有兩事未及言而卒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邇妻妾翛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尚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詞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煙漫漫夜深人散萬籟息獨對清影憑欄干一聲長嘯

肅天宇知是飡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回看往事一磁甌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游未遠他年有約煩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三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河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縊而死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或疑其尸解仙去云東坡公作黃鶴樓詩紀馮當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王定國亦載之於書疑此

亦其流也

史翁女

南城人饒邠大觀間預貢西上遂留近京館于士人胡賈夫家胡亦貢士也他日同入京暮投道店見老媪以黃羅帕髮執青蓋過門外類莊家人別有少女絕姝美相逐而去且行且眄光艷動人胡生惑之率邠躡其後甫食頃恍迷所如益前進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門老翁垂白負杖出自言爲史氏見客極喜迎肅殊有

禮節廳事上挂觀世音像香花奉事甚嚴畫繪
光彩非人間筆旣夕留宿休僕馬于外二子請
入拜其媪許之則逆旅所見者詢其故笑曰早
携孫女訪姻戚薄暮歸不知二君在彼失於趨
避深負愧怍頃又呼孫女出眞國色也言談晤
對姿態横生二子怳然心醉須臾引入中堂供
張華楚治具豐潔賓主酬酢歡甚半酣胡試挑
其女女欣然就之邠起便旋翁使乳婢秉燭從
姿色亦可悦邠出盥手沃以水爲戲皆大笑酒

罷女侍胡寢婢侍邠寢皆熟寐及口寒風襲人被衣起視東方已白回顧無復華屋洞戶乃在楓林古木間二子相視歎怖羣僕亦莫知所以然憹悅歸邸竟不測爲何物妖魅也

紫姑藍術詩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埶花子姪聚學其中暇日迎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焉意後生僞爲之而託以惑衆弗信也一日再至見執箕者皆童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

求詩篔徐動曰德林素不見信昌爲索詩漫贈絶句云末豆廳急用屑榆豈充欲嗜好肖趙張蒼皇𢿱文叔衆不曉所謂復禱口神顧明以告我又徐書云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唐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後漢馮異傳檢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氏者家世賣粥人以藍粥呼之楠前夕方宿其館神因以此戲之云德林楠字也

劉狗麼

南城人劉生別業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鯉湖時往其所檢視錢穀至則必留旬日徘徊不忍捨嘗赴鄰家飲中夜未歸守舍僕倦甚就臥主榻少頃見婦人衣二紅衫自外徑入登床熟視審非劉生罵曰爾何人輒睡于此僕應聲搏之脫手亟去翻身踰垣時月色正明隨逐之化爲花狗走出僕因是始疑主公留連不去之意蓋爲所惑也明日告鄰人則其家所畜者殺之剖腹中已有異方知其怪變如此後鄉人目之爲劉

狗慶右四事南口人饒居中説

張珍奴

張珍奴者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吳興官妓而未審也雖落風塵中而性頗淡素每夕盥濯更衣燒香扣天祈脫去甚切某士人過其家珍出迎見其風神秀異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凡往來幾月然終不及亂珍訝而問曰荷君見顧不爲不久獨不肯少留一昔以盡相口口歡豈非以下妾猥陋不足以娛侍君子耶口口

不然人情相得不在是所貴心相知爾他日酒
半客詢珍曰汝居常更何所爲對曰失身於此
又將何爲但每夕告天所竟此債爾客曰然則
何不學道曰迫於口體之奉何暇爲此且何從
得師乎客曰吾爲汝師何如曰果爾則幸也起
更衣炷香拜之爲師既去數日不至珍方獨處
漫自書云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个及至如今
悶損我援毫之際客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爲者
珍不荅而匿之客曰示我何害示之即續其後

云別無巧妙與你夯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
夾脊雙關崑崙過徳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
再三致謝自是豁然若有悟亦密有所傳授第
不以告人然未知其爲何人也累月告去珍開
宴餞之臨歧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閱之及
啓緘乃小詞一首皆言修煉之事云坎离乾兌
分子午但認取自家宗祖此下失一句煉甲庚更降
龍虎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澆灌黃芽出土有人
若問是誰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始悟其洞賓也

遂齋戒謝賔客繪其象嚴奉事脩其說行之踰年尸解而去

袁從政

袁從政宜春人紹興庚辰登第調郴縣尉先是筠州上高陳氏女新寡來歸以妻袁夫婦相歡嘗有彼此勿相忘一死則生者不得嫁娶之約既之官未滿秩陳亡不能挈柩歸但殯道旁僧舍之山下再調桂陽軍平陽丞遂負前誓更娶奉新涂氏女相與赴平陽道由是寺同年有官

於彼者爲具召之才就坐見故妻從外來戟手罵云平生之誓云何今反負約邪不捨汝矣袁但向空咄咄如與人言又呼從史令回城隍牒史駭愕漫應云已回牒了袁終席不復顧主人不告而起歸與涂氏說其詳中夜發狂出走涂追照以燭袁吹滅之竟赴井死

賣詩秀才

張季直中原人待湖北漕幕缺寓居豫章龍興寺嘗晝寢恍惚聞閽人拊掌笑曰休休得也□

雲深處高卧斜揚驚起視之無見也再就枕復聞之張不敢寐走出訪寺僧僧曰昔年有秀才以賣詩爲生病終此室豈其鬼乎張悚然立丏休官不半年亦死及葬西山其地名得也岡云

右三事李叔達說

齊安百詠

黃州赤壁竹樓雪堂諸勝境以周公瑾王元之蘇公遺蹟之故名聞四海紹興戊午郡守韓之美通判時衍之各賦齊安百詠欲刋之郡齋韓

夢兩君子自言爲杜牧之及元之云二君所賦多是蘇子瞻故實如吾昔臨郡時可紀固不少何爲不得預幸取吾二集觀之采集中所傳廣爲篇詠則盡善矣韓夢覺且愧且恐方欲取樊川小畜二集益爲二百詠會將受代不暇作遂并前百詠皆不敢刊

東坡雪堂

黄人何琥東坡門人何頡斯舉之子也兵革後寓居鄂渚每歲寒食必一歸紹興戊午黄守韓

之美重建雪堂理坡公舊路時當中春琥適來游夢坡公告之曰雪堂基址比吾頃年差一百二十歩小橋細栁皆非元所汝宜正之夢中歷歷憶所指不少忘明日往白韓韓如其言悉改定他日有故老唐德明者八十七歲矣自黃陂來觀歎曰此處眞蘇學士故基也右二事韓守說

李芟遇仙

濟南李芟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游湖山嘗欲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

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斸筍茇揖之道人問所
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
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
所在茇皇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
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洎歸舍不復飲食
其從兄大猷莫爲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
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
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
大猷爲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

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唯繪象存

唐蕭氏女

殿前司遊奕軍卒李立以貿隸兵籍日爲主將刈馬芻嘗至湖山深僻無人處遇女子秀麗姝少類仕宦家人自邀與合仍以衣服遺之自是日會其地且時致錢帛給用度立賴是少蘇其徒積訝之意必盜也共白主將密使察之無他故始疑其必有異遇因善術者宋安國試扣焉宋使呼立立至作法召女子亦來曰妾非今世

人蓋唐時蕭家女立宿生前乃白侍郎子相許
結昏未嫁而妾不幸爲洛中神物所錄遂弗克
諧立福力淺薄展轉墮爲馬曹然妾一念故未
嘗捨也近者與神緣盡得自由遍求白氏子後
身到此乃知爲李立遂與償夙契憐其苦貧是
以賙給之爾宋曰汝所與物得非竊取乎曰非
也皆取諸豪貴家有餘者宋曰汝可速去勿復
顧戀恐詒後患吾當移文東嶽令汝受生女唯
唯拜謝而退後果不復見立貧如初 右二事皆童敏德纂

之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八

留怙香囊

衢人留怙彥彊年二十餘進士及第調官歸鄉常獨處一室其地濱水水次皆芰荷景趣奇迥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第怪其入室即扃戶非溫凊與賓客至輒不出入竊疑之而不可閒後因易衣浣濯家人得珠囊於帶間皆北珠結成而極圓瑩粲潔非世能有所串銀線柔軟光好不可名狀囊中香氣又特異持以叩所

自來不肯言伺間密聽之時聞弈棊下子聲遂
作計啓關掩其不備乃一美婦人對局見外人
至急趨入屏後就視之無所覩父兄意其鬼祟
深以爲憂呼方士巫者治禜百方終不驗而怙
顏皃充壯了不顦囲於異物者及將赴官始絶
不至所存珠佩其父遣擲棄海中怙生平康寧
無疾至老嗜欲不衰年八十餘尚有少妾十輩
官至中大夫年幾九十晚年人問昔所遇曰水
仙也當時失不詢名氏無得而傳蓋得養生之

術於彼云其曾孫清卿說

英華詩詞

縉雲英華事前志屢書然未嘗聞其能詩詞也今得兩篇其詩云夜夜雨連空歇曉晴前山重染一回青林梢日暖禽聲滑苦動春心不忍聽其惜春詞云東風忽起黃昏雨紅紫飄殘香滿路凭闌空有惜春心濃綠滿枝無處許春光背我堂堂去縱有黃金難買住欲將春去問殘花花亦不言春已暮殊有情致故或者又以爲神云

黃州野人

黃州麻城縣境有泰陂山邵武人黃志從居之其地多茂林絕麓黃常自種藝其間百果栗豆成實每苦爲物所竊食密伺之見如人而毛者搏之則逝追之不及百計羅絡因結繩置壠間而獲焉初不甚了了養之數日始能言乃實人也云我某村陳氏子年四十餘靖康之難全家死于兵身獨得脫竄伏山間山有高嵓可扳援

藤蘿而上上有草如毯可覆饑餐木葉渴
匊澗泉飲之久而慣習遍體生毛亦無疾痛忘
其去家而居深山也且敏捷如猿猱黃輿之食
又强使受室久之膚毛皆脫不復輕趫人皆以
爲若復縱之還山或可不死使之飲食者欲爲
可惜黃不從時童邦直爲郡守外孫王仲共垂
侍行見其事爲作野人記并詩云

史言命術

王垂仲共南城人紹興乙丑赴省試聞術士史

言方有聲往謁之史問知鄉里曰早者仙郡李
鼎周楠余去病石仲堪四先輩來問命言獨不
取石君餘皆當高過又詢所業經曰習易史曰
適南劍鄧暐先輩亦云治易此人今年當擢第
語罷始推王五行曰毋諱吾說君非但今茲不
利後舉亦不得鄉薦歲在庚午當再舉辛未必
成就也王不樂而退已而六人得失皆驗所談
王後來事的的不差既廷對又與同年鄉人江
東鈞往謁史已不憶前事獨云二君復何問豈

非欲知高下耶然科級皆不高王君尚可居黃甲更有一說江君生乙已帶格角殺必過房義養者二人相顧歎異蓋江本甘氏子來爲江翁後云暨唱名王第四甲江末等史生之精妙如此右二事皆王仲共說

王女喜神術

邵武人黃通判自太平州秩滿寓居句容縣僧寺寺與茅山接一女未出適輒有孕父母疑與人爲姦然女常日不出亦無男子往來其家者

密詰之女泣曰兒實非有過但每睡時似夢非
夢必爲一道士迎置静室中邀與飲宴且行房
室之事以至有身久負羞恨而不敢言也父意
茅山方士所爲乃託故具齋悉集十里内道流
使女自帷中窺之果某觀中道士頎然秀整類
有道者擒問之具伏遂縛致于縣縣令考其跡
狀曰某所行蓋玉女喜神術也命加械杻囚諸
獄道士高吟數語未絶聲黒霧四塞對面不相
覩少頃霧散唯五木狼藉于地道士不見矣 饒文

盱江丁僧

紹興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間黃氏客邸有僧過其家體貌軒昂云俗姓丁留數日白主人日入城中行乞夜即還凡數月所得錢物亦分以與黃黃異待之相處益久出入無所疑閒遂挑其妻妻年尚少有容質既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故心許而佯拒之迨闇排僧闥而入房內無燈而自然光明僧衣金襴袈裟坐壁間青蓮華上

類世所畫佛菩薩然妻驚慕作禮僧遽躍下語
之曰吾非世人將度汝汝勿泄即留與亂自是
每夫出必往浸久黃知而詰之不敢隱盡以直
告黃怒設計將捕治託故出宿密㕡人定後妻
又詣僧摘語之曰我夫欲捉汝爲之奈何僧曰
汝無憂闔戶就寢黃伏戶外側聽愈怒欲入而
不可但呼罵之初亦相應荅已則其聲漸遠俄
寂然無聞壞壁入爇火照之室已虛矣四壁楞
如僧與妻及器物了不一存而窻壁牖戶無火

捐處呼集鄰里追尋到明宵無音跡竟莫知所向

建昌崇眞觀士黃彥中說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異多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獠是也李善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

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作冨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販易材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斥言祀賽惟謹尤喜淫或爲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猱如尨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趫捷勁健冷若氷鐵陽道壯偉婦女遭之者率厭苦不堪羸悴無色精神奄然有轉而爲巫者人指以爲仙謂逢忤而

病者爲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卧不起如
死而復蘇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戶與貴人驩狎
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即發狂
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
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
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于
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廨本吏人曹氏
居室籍入于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爲所擾趙
宥之之女已嫁與夫□父行爲所迷至白晝出

輿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叫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瀝正黑汁液衣被中女竟死趙不納妾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嘗奏涸欲起髻忽爲橫木所串閣于屋梁上絶叫求救人爲解免便得病才數日死南城尉耿弁妻吳有祟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呪吞符乃下鬼雛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旣嫁產肉塊如紫帛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龔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絶醜惡須長不畏寒暑霜天

能溪浴翁十八郎妻虞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
每夕來同宿夫元不知雖在房常擲置地上或
戶外初亦罔覺但睡醒則不在床虞孕三年至
淳熙乙未秋產塊如斗大弃之溪流尋亦死饒
氏婦王在家爲女時已有感既嫁亦來遂見形
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語笑外客至
則相與飣餖蔬果若家人然少怫之即擲沙礫
作風火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惛畏後遣
歸其父母家禍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

十八妻㝵生子如豬豘毛甚長墮地能跳躑一死一失所在黃氏妻是夜遇物如㙜而長大逼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青物類其父胡氏妻貴孕不產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神欲迎之不可爲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妾生子軀幹矬小面目睢盱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三弟皆然今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邱氏妻孕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踏痛至徹心不出方止後產一赤猴色如血棄

之野毋幸獨存宜黃縣下潦村民袁氏女汲水門外井中爲大蛇繳繞仆地遂與接東之困急女號啼宛轉家人驚擾召巫巫云是木客所爲不可殺久當自去薄暮乃解舁女歸色萎如蠟病踰月乃瘳顏狀終不復舊成癡人矣

鬼卒渡溪

紹興癸巳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二十餘輩意其寨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濟探

囊子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鄧漢說

龍門山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巔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主僧房相去差遠既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怪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床欲走門已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

應甫問荅閻石忽不見而門開如初客不復能寐往即主僧宿焉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事甚衆但不能相犯云邑士鄧愷說

郴卒唐顛

南城鄧某宣和五年爲郴州戸曹掾時牢城卒唐勝出處詭異語默不常若病風狂者人目之爲唐顛有母無妻子嘗以過逃去久乃從蘇仙山白鹿洞中出言洞中大有佳境山川邑屋別一人閒也或問爾何不遂留曰老母在安可不

歸異時去未爲晚細扣之則不答喜飲酒常以馬通及蛇寘于懷詣人索酒若呼與之酒雖副以糞穢亦不拒嘗携毒虺來掾廳掾呼至庭下酌大白飲之啓欣然一吸而盡取虺齧食留其半曰姑藏之以俟晚飲每醉後輒坦其腹使人以鐵推撞之如擊木石顏色略不變後不知所終 掾之孫植說

復塘龍珠

豫章武寧縣復塘村乾道己丑歲七月二十一

日白晝雷雨大作數牧童放牛壠上見西北方電光中二龍鬬良久東南震霆數聲起逐退之二龍奔逃墜一物於半空中大如車輪上下凡數十而不止少頃紅霞白雲盤旋圍繞竟不得上遂墮田間其光漸微僅若晃卵大圓明如珠衆童競取之二樵者見其爭不已爲擊以斧欲碎而分之極力不少傷相近畱人余氏聞之來觀見光釆異常知其龍珠也易以數十錢映空而視中有仙女焉遂爲所得府帥吳明可帯給

事聞而訪之余氏以僞珠塞命吳亦不復取自
此後邑境連年水災繼以荒旱莫睽其故也

建昌犀石

建昌縣富民有不肖子常亡賴縱飲因大醉卧
路旁既醒見一石如盌大嶢嵒可愛日光射其
中有物焉審視之則犀牛也不甚以爲貴持往
江州德安潘氏者奇之餉錢十萬取其石後其
父聞而索之已無及矣時乾道五年八月也

陳氏妻

新淦民陳氏所居在修德鄉之郭下里隆興初
元妻爲物所魅經數年百方禳逐弗効夫問之
汝常日所見幾何人厥狀何如妻曰先有白衣
人强我同寢我每績麻時老嫗必來伴績仍携
兩童爲執爨無日不然姑亦苦之謂婦曰若至
當報我婦奉教會嫗入室走白姑姑挾刃徑往
褰帳嫗正理麻即斫之嫗亦以囊金曰所爲來
欲富汝家安得殺我姑遂止轉眼間已滅不見
陳曰妖易治爾磨刀授妻曰白衣至便斫之妻

如言舉刃中肩怪走而嫗至罵曰郎與若相處許久今乃謀殺之何無人情如此使在家受盡楚痛展轉不能亦不恨汝令我來覔藥妻不應刀猶在手伺隙剚其脇嫗奔大山風掀裙起狐尾露焉俄兩女童哭而至曰汝已傷我郎君又傷我婆婆可謂無義妻連斫之皆化爲石自是絕不來

謝生靈柑

温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

不啻饑渴謝生搏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膝爲之穿裂詰旦已纍纍結𦘕實數顆跪摘以奉母食之𤻲疾遂瘳聞者傳爲孝感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歌誦其美目曰靈柏詩軸郡守王渙巽澤詒書它郡夸廣其事惜不上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芳塵以示不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許德和麥

樂平明口人許德和闐城下米麥價高令幹僕

董德押一船出糶既至而價復增德用沙礫拌和以與人每一石又羸五升不數日貨盡載錢回甫及家天氣正好晴忽變陰暗雷風掀其身於田畈間即時震死

郎巖妻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言初巖嘗與倡睱妻不勝忿妬自經死于房雖葬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言巖向

空中唾罵之徒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
畏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
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終慮其害已馳還
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
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弃我邪宜速
反黃不敢荅但冥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
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没前程畜
產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黃資深

黃資深秀才廣昌人館于鄉里王氏去主家百步許有婦人自言主家女來與亂既久遂遘病瘵主人疑焉子弟於薄暮見牝狗銜酒器入立而扣館門匿跡窺之黃啓户延入俄聞飲食語笑聲亦未敢呼問明日密詢之諱拒甚力是日旦晩狗趨屋後山間久不返子弟隨覰其所爲乃入破冢中戴髑髏而出急逐之棄而走追擊以杖殺而曳歸剖其腹似有孕一物如皮毬膜裹皆精液凝結如乳即煑熟之加鹽醯託爲野物

以啗黃婦人遂不至黃他日始知其詳大驚愧然所患瘵疾亦愈廣昌黃襄說

蛇妖

蛇最能爲妖化形魅人傳記多載亦有眞形親與婦女交會者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閒民家少婦因歸寧行兩山間聞林中有聲回顧見大蛇在後婦驚走蛇昂首張口疾追及繞而淫之婦宛轉不得脫叫呼求救見者奔告其家鄰里皆來赴莫能措手盡夜至旦乃去又壞

口寶慈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晳春月餉田
去家數里負擔行山麓過叢薄中蛇追之婦弃
擔走未百步驚顫而仆爲所及以身匝繞舉尾
褰裳其掟如手裳皆破裂淫接甚久其夫訝餉
不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
人持杖來救蛇對衆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勃
如煙衆股栗莫敢前但熟視遠伺而已數日乃
去婦困卧不能起形腫腹脹津沫狼藉舁歸下
五色汁斗餘病逾年色如蠟冝黃縣富家居近

山女刺繡開窓每見一蛇相顧咽間有聲鳴其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爲淫時時以吻接女口又引首搭肩上如並頭狀女啼呼究轉不忍聞家人環視欲殺蛇恐并及女交訖乃去遂妊娠十月產蛇蜒數十南豐縣葉落坑紹興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溪中遇黑衣男子與野合又同歸舍坐卧房内家人但見長黑蛇亦不敢殺七日而後去婦蓋不知爲異物也此四女婦皆存士人傅合寶慈道士黄師肇說

二狗怪

臨川縣曹舍村吳氏女未嫁而孕父母責之女云每夕黃昏後有黃衣人踰墻推戶入強我與交因遂感孕家人密伺之果如女言將入迎擣以刃郎死取火照視乃鄰家老黃狗也以藥去其胎得異雛焉南城竹油村田家嘗失火婦尋捕無迹半月而後歸云爲烏衣官人迎入山處大屋下飲宴相歡不知何人也自是常常失之或至旬日家人以爲山鬼率鄰里壯男子深入

探逐正見大石穴如屋黑狗抱婦酣寢不虞人至無復能化形遂擊殺之以婦歸

紅葉入懷

撫州金溪士人藍獻卿妻頗有姿貌與夫歸寧母家肩輿行塗中風雨暴作空中飄紅葉冉冉入懷鮮紅可愛撫翫不捨至夜恍惚間有人登床與接及明告其夫俄得狂疾言語錯亂被髮裸跣不可制藍大以爲撓醫巫無所施其技了不知何物爲妖也 朱輝說

揚氏竈神

南城揚氏家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豪屋中藉草而寢霜重月明寒不得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倀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翳瞑虎若被物逐倉黃走衆倀亦散既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揚氏祭祀有年矣公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

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予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
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上後其父怒解子得
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 縣士羅大臨說

姚師文

姚師文南城人建炎初登第得宜春尉以死家
之田園先以歲饑速售產去而税存妻弱子幼
莫知買者主名閱十餘年負官物至多邑令李
鼎治逋峻繫姚子於獄累月會歲盡鼎憐其實
窮使召保任立期暫歸子至家除夜無以享獨

持飯一器祀其父告以久困不能輸税之故哀號不已屋上忽有人呼小名驚視之父衣公服立索紙墨筆硯子欲梯而上止之曰幽明異塗不宜相近第置四物簷間可也子退忍淚屏息遥望之姚稍步及簷坐就膝書滿紙擲下俯拾之際父遂不見新歲持死父書至邑邑宰讀所書某田歸某家税當若干逮逐人至皆駭異承伏子乃得免子婦之父董在臨川素相善亦往訪之空中揖語相勞如平生且請具酒席□疑

而不見形董曰以何禮爲席曰與生人等耳董如言相對盡敬不敢少慢又語及教子爲出論題說題意主張有條理罷酒始辭去仍囑善護其子自此寂然

朱承議

南豐朱氏之祖軾字器之就館於村墅嘗告歸邑居中道如厠見一農夫自縊而氣未絶急呼傍近人共救解之既得活詢其故曰負租坐繫貧不能輸雖幸責任給限竟無以自脫至於就

死豈他所欲哉問所負幾何曰得數千錢便了
特無所從出朱隨身齎挾僅有此數悉與之不
告姓名而行歳夕無以祭神亦不悔也後以累
舉恩至承議郎生五子京至國子司業彦終待
制褒爲郎官襄至郡守皆知名當世朱八公清健康
寧及見諸子達官享甘盲年八十有餘乃卒里
中人至今能言之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艾因往屋後暴衣不還

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遂詣縣告縣爲下里正揭賞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絕高峻樵者負薪歸至半嶺望絕壁嵒崖間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于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爲惡子竊負而逃者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偵視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處殆妖魅所爲宜委諸巫覡閩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

被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青氣一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爲氣所卻詹不得已保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石如牀婦人仰卧大蛇纏其身奮起欲鬭詹揮刀排墮床下挾婦人相繼躍出婦色黃如梔瞑目垂死詹爲毒氣熏觸困卧久乃蘇含水噀婦婦即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初暴衣時爲皂袴人隔籬相誘不覺與俱行亦不知登山履危但在高堂華屋內與共寢處饑則以物如餳與我

食食已即飽心常迷蒙殊不悟其爲異類也鄉人共請詹畫蛇命詹曰吾只能禁使勿出不能殺也乃施符穴口鎮之自是亦絶

興國道人

劉大夫子昂爲贛州興國宰一子年十七八歲嘗出書館中見醉人酣寢于階下令掖出則常日在市貨藥道人也明日復然疑其異人命扶入齋舍揖使坐焚香作禮道人曰郎年少拜我何爲且何所求也劉曰某觀先生必非尋常人

願求祕術爾道人笑探布囊取文字三卷緘其二皆長二寸許僅如指大堅緊若木石悉以授之戒曰謹守護勿遺失勿泄於人先取不封一卷敬行之餘以次啓視書盡則事成矣丁寧反復乃去劉大喜退發其書皆符籙呪術也依法稍行之無不立驗呪一粟寘水缸中試飲病者無新故癃篤輒愈請水者雲集父聞之大以爲憂詢小吏得其實索書欲觀子不敢隱取以示卽命焚之火畢室有聲如雷少頃神將數輩如

世所繪天下力士者涕泣辭訣謂子昂曰明府誤矣賢子當積功行而得道令乃如此何不祥甚邪豈惟不得道將致禍某年受大難不可禳也言訖隱不見及期子果死

陳磨鏡

衡州陳道人以磨鏡爲業中年忽盲但日凭妻肩行於市嘗到衡山覺有拊其背曰陳翁明旦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蠻寇方擾安撫李尚書以重賞募級或有殺平人以應令

汝設遭此柰何遂已明日復遇之約如初且責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如之至則一道人携陳手行宮道上詣粉墻後附耳語俄傾別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獨令妻自行磨鏡以取給而閉户端坐過百日雙目瞭然復明顏色潤澤如少年時頗能談人未來事至今猶往來湖湘間右二事余翼說

烏山媪

新建烏山村乾道辛卯歲邑境饑疫有田家十

餘口盡死唯老嫗與小孫在未幾嫗亦死孫力
疾出哀祈鄰里丐掩葬皆畏病染不肯往越五
日嫗手足微動俄體煖目開遂復活孫掖起坐
問之曰數日何所往若外人肯相助則入土矣
幸而不至豈非天乎嫗曰我了不覺知但見人
喚我去仍擔我破籠隨行到橋邊一人自橋而
下令留住行李使行橋上顧來者紛紛在泥在
水舉足如陷不暇問前詣官府朱扉洞開門內
朱紫衣冠緇黃男女被驅逐甚衆路逢縣中舊

識吏問是何處吏曰非汝所知汝不合來此皆是劫會中人五百年當一小劫吾掌綾絹紙三等簿紙簿勾已盡絹簿亦勾半汝係簿内人然未當至宜急回使人引出復過橋守者舉手加額曰還爾籠爾有善心脱此劫會吾爲爾喜令速歸救爾屋宅遂失脚墮橋下乃甦齊徹說

陳巫女

南城士人于仲德爲子斲納婦陳氏陳世爲巫女在家時嘗許以事神既嫁神日日來惑蠱之

每至必一犬踔躍前導陳則盛飾入室以須衆皆見犬不見人踰時始去于氏以爲撓召道士奏章告天陳稍甦自言比苦心志罔罔不憶人事唯覺在朱門洞户宫室之中服飾供帳華麗煥好一美男子如貴人相與燕處如是甚久其母忽怒呼謂子曰不合留婦人於此令上天有命汝將柰何盡以平日所積錢爲自脫計子亦甚懼遽云急遣歸自爾復常于氏父子計以婦本巫家故爲神所擾不若及其無恙時善遣之

遂令歸父母家竟復使爲巫王三錫說

雪中鬼迹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千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雜擾匆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凝寒陰翳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略無所覩明旦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污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絕

自十八卷至此除路當可一事外皆建昌士人鄧植端若轉爲予言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